

87
0022
44



索莫夫及其他

四幕劇

高爾基著 林陵譯

高爾基著
林陵譯

索莫夫及其他

【四幕劇】

上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偉大俄羅斯作家

——紀念高爾基逝世十周年——

偉大俄羅斯作家，天才的文字藝術家，勞動者的知友，為爭取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戰士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逝世以來已經過了十年了。十年以前，他的火一樣熱烈的心停止跳動了，但是他至今還活在我們中間，我們聽見他的誠懇的聲音，我們看見他那英毅的高身材，峻嚴而特徵的思想家的臉，充滿着光彩的眼睛。他和我們在一起，他在我們中間——『好像活人和活人說話一樣。』我們人民的心中是永遠不會忘懷偉大的高爾基的，因為他非但是天才的文字藝術家，而且也是革命的歌手，革命的高傲的海燕[⊖]，普羅列塔里亞的歌者。

馬克西姆·高爾基的靈感的創作力是和我們入命的命運，和他們的愉快與苦難，和他們為爭取自己的自由與幸福的鬥爭相聯繫在一起的。

[⊖] 高爾基曾在他的『海燕歌』（«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естнике»）中，預言革命風暴的即將到來，俄文«Буревестник»一字含有「風暴預報者」之意。

列寧寫道，高爾基是藝術的大才人，他過去和將來都會給全世界的普羅列塔里亞運動貢獻許多好處。列寧也會這樣寫過，「高爾基是普羅列塔里亞藝術的震大的代表作家，」他「以他的偉大的藝術作品來把自己牢固地去和俄羅斯和全世界的工人運動聯繫在一起。」史大林對於高爾基作品之推崇備至是大家知道的。高爾基和列寧及史大林的友誼曾在他的作品的发展和思想的傾向方面起過很大的作用。

出身於下層民衆而通過峻嚴的生活之路的高爾基，在他那些充滿火與熱情的作品中灌漑着敵視壓榨和奴役人民者的神聖的仇恨。他憎恨、蔑視和攻擊一切可惡、腐敗、粗暴、庸俗的東西，——阻礙人民收集鬥爭和勝利的力量的一切東西，侵犯人民生存的一切東西。

高爾基的生活是動人而優美的！他的傳記充滿着堅韌的勞動、峻嚴的鬥爭，照耀着節節勝利的光明的靈感，彷彿是神話傳說一般。他以藝術家的探究的眼睛研究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他貪慾地埋頭於學術的研究，他不斷地補充自己的學識的寶庫而以他全部天才性格的熱情工作、工作、工作。這位和普希金、萊蒙托夫、戈果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齊名的俄羅斯文學的巨人像岩石似的挺立在他當時的社會之上，他的聲音——宣告革命者的聲音——像鐘聲似的傳到全國和全世界去。

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安葬日，莫洛托夫同志在紅場上發表的演辭中有云：

「我們大作家中，甚至於別國的大作家中，沒有一個作家像高爾基這樣熟悉資本主義時代「下層」民衆的生活。沒有一個作家曾經像高爾基這樣親身經歷過榨取者的大人先生們的殘酷性和腐敗性。甚至於簡直沒有一個作家像高爾基這樣親眼見過人們遭受強制勞動和資本主義壓榨的苦楚，而這一切却就是鍛鍊成高爾基的不妥協性，敵視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的仇恨和對於自己未來的堅定的信念的。」

「這就是為什麼工人們和所有的勞動者們會在高爾基身上看見自己，看見自己的人，自己的生活——命運，自己的未來等等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從前、現在和將來我國的勞動者和別國的勞動者們都會這樣喜歡高爾的原因。」

我們人民將永久記得和永久喜歡他們自己親愛的高爾基，因為他是忠於祖國的，因為他這一位天才的文字藝術家把他全部的優秀思想和他的靈感完全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作為他自己人民的忠實的兒子的偉大高爾基是像兒子似的愛自己國家，愛他祖國的善良、積極而有天分的人民，愛他祖國的優美的大自然和無邊無際的田野和森林，愛他祖國的太陽和星星。他熱情地爲了使我們優美的大地上繁榮優美的生活而鬥爭。他把自己的才能獻給列寧——史太林黨，一步一步地跟着它走。他是偉大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匠人，天才的藝術家，熱情的戰士，革命的兵丁。

高爾基的創作本身就是生活。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驚人的力量，就是因爲他深悉生活，深悉人民，他從來沒有和人民分離過。

高爾基把自己對人民的愛忱去和對人民的敵人的仇恨結合在一起。他所說的這一句話是不朽的：『假使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人民的敵人很懼怕高爾基的驚人的力量，所以把他恨入切骨。他們利用狡猾的雇用的兇手而摧折了他的生命。這種兇殘之可惡和不堪是難以言語形容的。

偉大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勝利之後，高爾基把他的強大的才能，他全部的力量獻給不倦的鬥爭，來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社會主義制度的增強，世界上第一個工農蘇維埃國家的將來的繁榮，在意識上最帶有人文主義性和最進步的蘇維埃文學的將來的發展。高爾基的熱烈的活動的確是非常可驚的。他的聰明的頭腦中產生了多少出色的事業！他是蘇維埃文學的公認的領導者，是蘇維埃文學家們的導師和教育者。

律已甚嚴的高爾基向蘇維埃作家——「靈魂的工程師」——宣佈了峻嚴的要求。優秀的編輯和深刻的批評家的他激烈反對某些作家們的階級關門主義，他們的脫離生活，傲慢，趨時髦和內容空虛。他要求作家們永遠完全感覺到自己是與熱烈的布爾雪維克的真理灌輸給羣衆的人民公僕。他以他自己天性所有的全部熱情去抨擊歪曲祖國語言的墮落文人，不注意自我修養的懶人，把漠不相關的小布爾喬亞文人的氣質放進蘇維埃文學中去的精神墮落者。他明白，蘇維埃人民是在等候與偉大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相配自己的文學作品，蘇維埃人民想在這樣的文學作品中看到他們自己所喜歡的英雄的形象——精神健全，樂天達觀而富有靈

感的人們。他並且也明白，蘇維埃人民的事業與生活，布爾雪維克的²²事業乃是蘇維埃作家們的創作靈感的取之不竭的泉源。他並且也明白，蘇維埃文學應該幫助人民克服資本主義的殘餘，剷除舊世界剩餘下來的可惡的和不相當的東西，催醒和發展人民心中傾向社會主義光明理想和爭取這些理想的大志。

在『關於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一文中，高爾基寫道：

『爲了要明白了解過去的可惡的苦役，——必需發展自己從現在所達到的業績的高度上、從未來的偉大目標的高度上來觀察它的能力。這種高度的觀點應該而且會刺激起那種將賦予我們文學以新色調的高傲而欣喜的靈感情緒，它將幫助我們的文學創造新的形色，它將創造我們所必需的新傾向——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這種主義——當然——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中才能創造出來。

『我們生活在有人可資敬愛的幸福的國家之內。我們對於人的愛，應該而且會產生從對於人的創造力的驚奇之感中，從人們互相尊敬他們創造社會主義形式生活的無限的集體勞動力之中，從對於那全國勞動人民的領袖和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導師的黨的愛之中。』

接近我們的優美的現實，向生活學習，以便得到教育和培養別人的權力和可能，——這就是高爾基作爲全蘇維埃文學的旗幟而提出的那句口號。在列寧——史大林黨領導之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我們人民的創造靈²³靈發育着蘇維埃文學，孕育着它的作品，使它在內容上充實而有宗旨。

這就是高爾基所領導我們的，這就是這位天才的文字藝術家在我們文學中培植和扶育的優美的文學傳統。

高爾基不在我們中間了，但是他的聲音仍舊在響，他那不朽的熱烈的作品仍舊在感動全世界幾千萬幾萬萬人，號召他們爲了勞動者們的幸福，爲了撲滅奴隸的鏈鎖而鬥爭。作爲一個人的高爾基是死了，作爲一個作家，作爲一個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戰士的他是不朽的！……

(何 爲譯)

高爾基
(М. Горький)



索莫夫及其他

(СОМОВ И ДРУГИЕ)

人 物：

- 索莫夫(Сомов)。
- 安娜(Анна)——其母。
- 麗琦雅(Лидия)——其妻。
- 牙羅畢戈夫(Яропегов)。
- 鮑戈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
- 伊淑托夫(Изотов)。
- 杜孃莎(Дуняша)——**舞女**。
- 菲克拉(Фекла)——女廚子。
- 特羅亦魯柯夫(Троеруков)。
- 李索戈諾夫(Лисогонов)。
- 西耶季亦夫(Силантьев)。
- 季多娃(Титова)。
- 阿爾塞尼亦娃(Арсеньева)——女教員。
- 德羅士陀夫(Дроздов)。
- 吉林季亦夫(Терентьев)。
- 劉德米拉(Людмила)。
- 克柳淑夫(Крыжов)。
- 契丹亦夫(Китаев)。
- 雷**米柯夫(Семиков)。
- 米沙(Миша)。

★

索莫夫——工程師，四十歲，說話乾燥；在他謹持的外形裏，使人感到神經的緊張，和母親在一起——他嚴厲甚至粗暴，和妻子在一起，便顯出他的尊嚴，他坦白，但並不是因為他說話真誠，而是因為他試驗自己。

安娜——他的母親，六十歲，是一個精神萎靡「舉止」豪闊的婦人。
麗琦雅——二十七歲，懶惰的動作，唱歌的聲音，她孤獨和寂寞地

生活着；阿爾塞尼亦娃復活起她少年時代的回憶，所以她追求着她。

牙羅畢戈夫——四十一——四十二歲，索莫夫的同學，是一個麗琦雅把他解釋得很對的人。

鮑戈莫洛夫——六十歲，不得志的，憤世的。

伊淑托夫——五十五歲，賭徒，喜歡吃，喝。

特羅亦魯柯夫——沒有成功的冒險家，是一個爲了報復失敗起見，什麼都做得出的人。

季多娃——四十五歲，肥胖的，庸俗的，頗不愚蠢的女人。

阿爾塞尼亦娃——三十歲，專心注意做着自己事情的人。

吉林季亦夫——三十五歲，工人，工廠廠長，心地良善。

德羅士陀夫——三十歲，美麗，嚴峻，不信任別人。

契丹亦夫——三十歲。

克柳淑夫——六十歲開外。

謝米柯夫——二十三——二十五歲，是一個萎靡不振的青年。

米沙——二十歲。

杜孃步——同上。

劉德米拉——十八——二十歲。

菲克拉——六十歲開外。

李索戈諾夫——同上。

西郎季亦夫——四十五歲。

-
- 這劇本高基爾構想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寫成的時日在文件中都沒有提及。生前沒有發表和上演。這劇本有兩種稿本，第一種是大頁手稿八十四張，有抹去和添入之處。根據筆跡，紙張和墨水，寫成的時期大概是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第二種稿本是打字機本，計七十六頁，有許多體裁上的修正。發表的本子便是根據這第二種。

本劇譯文，爲了近於口語，有好多地方譯得比較自由，但並沒有失去原意。

第一幕

〔一座嶄新的、木質的別墅。露台；桌邊坐着安娜·索莫娃，穿着寬大的室內衣，戴着夾鼻眼鏡；在看着報紙；她的面前放着咖啡用具。〕

杜孃莎（以下簡作杜） 投機家送牛油來了。

安娜（以下簡作安） 第一：要說賣私貨的人，不是說投機家。

杜 我們這樣說慣了。

安 投機家——這是別人的字罪，刺人是壞習慣。第二：菲克拉在什麼地方。

杜 去買雞了吧，大概是……

安 讓西郎季亦夫等一會。

杜 他要錢。

安 他是請求，不是要。

杜 不要，也就不請求了。

安 你儘說許多廢話。讓他到這裏來。

〔杜孃莎下。安娜憤怒地越過報紙看着杜孃莎的後影。把報紙拋開，走向露台的欄杆。西郎季亦夫站在樓梯上，是一個四十五歲的農夫。〕

安 您好，西郎季亦夫！

西郎季亦夫（以下簡作西） 您身體好，安娜·尼柯拉亦夫娜（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安 噯，你怎麼樣，女兒怎麼樣？

西 不好。

安 醫生不行嗎？

西 不行。況且，她算是什麼醫生呢，罪過……

安 她怎麼說呢？

西 况且，她有什麼說的呢？她不治她的病，她老是治我。你知道，因為我不是照她的思想那樣想。我對她說：你治肚子，不是治靈魂，治靈魂不是你的事情！我說，你得給你自己治治靈魂吧。

安 馬莎生病了，很可惜，我已經跟她待慣了。

西 你們的新用人不很機靈嗎。

安 看，我們活到這個地步了，西郎季亦夫！

西 別說了！簡直氣都沒法透了。那個少共團員，米斯卡說：應該把馬麗雅（Марья，Maia 的原名）送到高加索去。這在古時候把大兵才派到高加索去，她是一個姑娘啊。

〔索莫夫上，站在桌邊，翻報紙，傾聽。〕

西 他還教訓我呢，他說，你是有錢的人，可是捨不得為女兒化錢……

安 他們眼紅別人的財產。

西 可不是！他們也明白，人沒有錢，就像鳥沒有翅膀……

安 從我們手裏拿去的一切都瞎化了……

索莫夫（以下簡作索） 應該拿點咖啡來……

安 啊，你在這裏嗎？揪電鈴啊……

索 電鈴不響了。你得自己去一趟了……

安 到廚房裏去，西郎季亦夫，我到那裏去給你算賬。

西 我又給你們送木柴來了。——還有兩隻兔子的錢……

〔西郎季亦夫下。〕

安 好，好！（走到門跟前，揪鈴。）電鈴響了。

索 我不贊成你的這些話。

安 啊，原來是這個緣故，所以電鈴不響了！四周圍大家都在騷動，你，——怎麼啦，——却要我裝啞叭嗎？

索 你組織騷動，是嗎？

安 我覺得——跟母親說話不應該諷刺！連一聲好都不問。

索 對不住。可是你「和民衆的談話」，像這個販子，李索戈諾夫，還有……

安 你認為是胡塗嗎？不，你就准許我這一些吧！你和聰明人住在一塊，我可跟胡塗人住慣了，——他們人雖胡塗，可倒誠實……

索 我應該說，我特別不喜歡這個人，雖然他是一個半瘋半癲的人，但是一個可疑的唱歌教員……

安 他是歷史教員，是爲了窮才教唱歌。你不是知道：現在俄國沒有歷史嗎？……

索 你聽我說呀，媽媽……

〔牙羅畢戈夫上。〕

牙羅畢戈夫（以下簡作牙） 你好，太太！尼古拉（Николай），你的臥房裏有蒼蠅嗎？

索 有。

牙 我教你一個法子：用頭刷子打蒼蠅！

索 你的習慣太壞了，大清早起就胡扯！

牙 這可不是胡扯，這是有價值的發現。我昨天躺下去睡覺，用刷子打死了好幾十個蒼蠅。是的，正巧要說發現：伊凡寧果（Иваненко）說，他發現了很豐富的金屬礦藏。要去送給蘇維埃政權了！

索 誰送去？是你——你送去吧！你所做的事情，簡直想想都可怕……（騷動得幾乎淚下，下，一面說着：）只見他們說：那裏發現了，這裏找到了……可怕！

牙 媽的戰鬥情緒愈漲愈高了……

索 在這裏，比在城裏還要更加不合適。

牙 你想春天把她和麗琦雅送到外國去嗎？

索 下便張羅。（杜孃莎端咖啡上。）

牙 睡得怎樣，杜孃（Дуня，Дуняша的原名）？

杜 躺着睡的，維克多爾·帕夫洛維奇（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牙 夢見些什麼？

杜 什麼也沒有看見，我是閉着眼睛睡覺的。

牙 好極了！

〔杜孃莎下。〕

索 是個厲害的小姑娘。

牙 是個很可愛的小母雞！

索 我不是用公雞的眼光看她。

牙 你生氣了嗎？沒有睡醒嗎？

索 昨天吉林季亦夫跟我說許多恭維的話，你知道，他是鐵樣的直爽。結果是這樣：他說，索莫夫同志，你是一個很出色的工作者，我很敬愛你，我想：我們是否快要有像你這樣的自己人呢！

牙 唔，怎麼樣？他覺得，我們不是一伙人，或是鵝，或是豬[●]。

索 你老是開玩笑，維克多爾，你開的玩笑又粗又笨。你把開玩笑的油抹在自己身上，一定是爲了讓那生活的卑鄙醜陋在你皮上滑過的時侯，不絆倒靈魂。

牙 好利嘴！

索 你忘記了一點，我們必須獲得他們那方面的充分信任。

牙 我却頗以爲，我是享有這種信任的。

索 你！我們，大家，都需要信任，而不是一個人！反對我們的是羣衆，並且不應該閉眼不看，羣衆的階級感在生長着。你跟他們讀些什麼東西，作技術歷史的談話，或是別的什麼……他們把這當做應有的東西接受去……

牙 （笑。）他們爬進我的靈魂，好像爬進放着他們錢的口袋。說實在話，我歡喜這一套。

索 那就是說，這使你高興，你以爲他們對你，比對我，比對鮑戈莫洛夫更好，更信任嗎，那你就錯了。

〔菲克拉上。〕

菲克拉（以下簡作菲） 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索 你要什麼？

菲 安娜·尼柯拉亦夫娜問：有誰來吃早飯不？

索 有的。兩個人。

菲 預備些什麼？

索 嚶……隨便！

牙 你們有什麼？

● 俄諺：鵝和豬是不合羣的，鵝有鵝羣，清潔可愛，豬有豬羣，骯髒難看。

菲 有很好的小母雞。

牙 又是小母雞！你不怕天老爺呀……

菲 不，十分感謝；我曾經怕過，不再怕了！有小牛肉。

牙 菲克拉·彼得羅夫娜（Фекла Петровна），難道連天都不怕了嗎？

菲 不，維克多爾·巴夫柳赤（Виктор Павлыч，係 Павлович 的別音），快樂的人，不怕！我是一個不信神的老太婆，天老爺把我的生活命運不知毀了多少次，——想想都傷心！那末要預備些什麼呢？有牛腦。

牙 我們自己的腦子就已過剩。

菲 可是不够一頓早飯吃的。

索 你聽我說，你上我太太那裏去……

菲 她還在睡覺。

索 噯……你打攪我們！

菲 那末——我走了。早飯晚了可不是我的錯。（下。）

索 （觸怒了。）我真奇怪，你怎麼會和這傻瓜閒扯！

牙 老兄，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老太婆！她的一生簡直就是一部悲劇，但是她却用幽默的聲調講這悲劇……

索 啊，去見她的鬼吧！

牙 不，你試試看，用幽默的情調想像悲劇！

索 你聽我說，你故意要觸怒我嗎？

牙 你看，你被吉林季亦夫的直爽搔傷之後，你便洩氣了！悲劇地來看生活了。

索 別閒扯談了，好吧，維克多爾。

牙 老兄，你是貴族的酸酵頭，我呢：祖父是當祭司的，父親是當下級軍官的……

索 啊，別說下流話……

牙 噯，老兄，階級的醜頭——不是下流，你大可不必瞞鬧！

〔啞場〕

索 地質學家發現得太多了。這些發現的收益是非常可疑的。普羅大索

夫（Протасов）把地質學家比做忙着出嫁，過份袒胸露肩的少女。

牙 那就是說要爲當局効勞是嗎？我聽說，他的最近一次演講，反蘇維埃宣傳很露骨。

索 瞎扯！他不過是——和往常一樣，——說得有些粗暴罷了……

牙 一般的說，你們這裏的氛圍氣是有毒素的。這是什麼？是撒合地公審案^①的影響嗎？

索 毒素我沒有發現，「自我批評」倒很發展。當然，撒合地案子也忘記不了。除此之外，克列姆里（Кремль）裏意見不和……

牙 可以喚起希望嗎？

索 據說，同志們醒悟起來了。

牙 唔？這樣嗎？據我看，——他們中間最好的也不過是不可救藥的深中酒精毒——意識形態毒的人。他們的意識形態毒有百分之九十。

阿爾塞尼亦娃（以下簡作阿，走到樓梯口。）麗琦雅·波里索夫娜（Лидия Борисовна）在家嗎？

索 在家。請……

牙 這是誰？

索 女教員，我太太中學裏的同學。

牙 什麼人……哼！女黨員吧？

索 不知道，不知道！你聽我說，維克多爾，鮑戈莫洛夫要來吃早飯……

牙 我當格外虔誠招待。

索 他，大概，要談李索戈諾夫工廠的事情，關於這工廠的恢復，擴大等等。我斷然反對這一套。復興和擴大土人的小企業，我以為沒有意思。你是知道我的觀點的：以歐洲人，以大規模爲標準……蘇維埃政權應該恢復出租給外國人經營的舊法子，否則……

牙（抽起烟來。）以及諸如此類的話。總而言之很有天才。

索 鮑戈莫洛夫有他個人的原因，似乎和李索戈諾夫有什麼舊關係，甚

① 撒合地（Шахты），城名，在羅斯托夫之北，這裏是指撒合地煤礦工程師的反蘇案。

至於是親戚關係。(汽車喇叭聲。)噢，呸！這是誰？

牙 吉林季亦夫。還有那位新的，他的代理人。

索 是一個不討人歡喜的人物。

牙 似乎是一個有趣的青年。

〔吉林季亦夫和德羅士陀夫上。〕

吉 向建設者致敬！

〔德羅士陀夫默默地握手。〕

索 你好，伊凡·伊凡諾維赤(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吉林季亦夫(以下簡作吉) 好是好的，莫斯科責備我們。看到沒有？

索 沒有。在那裏？

吉 拿去看！

牙 (對德羅士陀夫。)你抽烟不？

德羅士陀夫(以下簡作德) 謝謝。

牙 是打獵的嗎？

德 鬧着玩罷了。你怎麼猜着的？

牙 看見你拿了槍在樹林裏走。

德 噢！(走往露台的遠角。)

索 噫，這是空話！

吉 (嘆口氣。)自我批評，當然是……

索 是的，他們有些矯枉過正……

〔麗琦雅，阿爾塞尼亦娃自房內上。〕

麗琦雅(以下簡作麗) 也許，你請朋友們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吧？

索 好的。請，伊凡·伊凡諾維赤。

吉 (擬似地和奇怪地看着阿爾塞尼亦娃，招呼。)鮑里斯(Борис)
，我們去吧！

〔三人下。牙羅畢戈夫留下，坐在欄杆上。〕

麗 (敲鈴。)是的，很寂寞！城裏的人大家都不滿意，撅着嘴唇過日子，向黨員吵叫，訴告，講莫斯科的老故事。

阿 死氣沉沉的城市。

麗 連一頂合臉的帽子都買不到。

阿 你自己做呀。

牙 然而又容易丟臉。

麗 你爲什麼在這裏偷聽？我來介紹：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牙羅畢戈夫，葉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阿爾塞尼亦娃（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Арсеньева）。

牙 非常榮幸！

麗 我不會做帽子。並且一般的說，我什麼也不做。

牙 這是最能保障不犯錯誤的法子。

麗 可憐的諷刺。可是你們，當工程師的，雖然做，却老是犯錯誤，並且你們的全部工作都是錯誤。

牙 安娜·尼柯拉亦夫娜也完全是這樣想。照她的政治審美觀點看，在鄉村風景中，教堂要比工廠合適得多。

〔杜孃莎在門口。〕

麗 咖啡，杜孃莎，咖啡！再拿點麵包。聽見電鈴就得趕快來，你太慢了。

杜 我是在樓上。（下。）

牙 我聽說，你當女教員是嗎？

阿 是的。

牙 完全不像。

阿 這是否認呢還是恭維？

牙 我不打算對你說恭維的話，並且這是需要很多時間的。

阿 我很高興，你寶貴時間。

麗 卡佳（Катя，Екатерина的愛稱），你得跟他謹慎點，照現在的說法，他是一個絕望的求愛者。

〔杜孃莎端咖啡來。〕

索 （叫喊。）維克多爾！

牙 對不住！（下。）

阿 這是誰？

麗 丈夫的朋友，曾經娶過他的妹妹，現在餓居了。很有才幹，很好玩，是個醉鬼。稍爲有些——滑稽，無恥，好色。假使你要嫁……

阿 不，謝謝！知道這樣特徵之後，——要也不要了。

麗 （笑。）你滿意生活嗎？

阿 不，當然。我甚至於不能想像，在我們這時代，怎樣能夠滿意。

麗 （想了想。）你是說什麼正經話吧，我不明白！

阿 很容易明白。生活輕便和愉快的人，因為生活在破壞着，所以生活不能使他們滿意，但是那些破壞的人，因為生活破壞得不像所要的那樣迅速，所以也不滿意。

麗 啊，你已經成爲……哲學家了！你真要舊生活快些破壞嗎？

阿 是的。

麗 多麼爽快啊！是的，——就完了！可是，你不是說過，你不是黨員嗎？

阿 我同情黨的工作。

麗 （嘆了一口氣。）你本來是怎樣一個獨立的人！我不明白，大家都在反對黨的時候，怎麼可以同情呢？

阿 大家，除了優秀的工人之外。況且，你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也是……

麗 噯……丈夫！……他是所謂不得已罷了……

阿 難道？

麗 至於牙羅畢戈夫，你知道，一般的說，他幾乎就連感情的能力都沒有。你知道，他是一個這樣的……空虛的人！他是一個獨立的人。同情——就已經是稍爲愛什麼人了。然而愛和獨立是沒法聯在一起的，不的！

阿 你得說愛上了什麼事情，不是愛上了什麼人。

麗 我不明白！而且——一般的說——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工廠是一直建造的。

阿 建造的，但並不是那些人，也不是爲了現在爲何建造的原因而建造。你喜歡獨立，可是惟有在大家都獨立的時候，一個人的獨立才有可能。

麗 這就叫做——烏托邦吧？我正要問你：你洗過澡了嗎？

阿 是的。

麗 你說得真奇怪——是的！

〔米莎上。〕

麗 米沙來了。

米沙（以下簡作米。） 啊，鬼……

麗 他總是罵人。

米 並不是總是。

麗 應該說：你好啊，他却說‘鬼’！

米 專講中國禮貌！可是你們這裏有釘子戳起着，拿個郎頭敲下去多，好。

麗 不願意敲釘子！請坐，給你咖啡喝。

米 不要。阿爾塞尼亦娃同志……

麗 你知道，阿爾塞尼亦娃同志，米沙愛上我了。

米 我？愛你？愛，這可瞎說了！你甚至於不討我喜歡。

麗 真的嗎？

米 愛，當然！

麗 假使是這樣的話，我很高興。

米 是的，已經是這樣了！可也沒有什麼高興的。並且——你高興，這話也不實在。知識份子喜歡被別人喜歡的，被什麼人，反正一樣……

麗 你安慰我，米沙！

米 我安慰？愛，你……我用什麼安慰你？並且你也並沒有爲什麼不安啊。你只是打攪……

麗 我就不作聲。

阿 你，米沙，心緒不好吧？

米 可不是，阿爾塞尼亦娃同志！……這個官僚，德羅士陀夫，不許拿建築場的板搭舞台，我們怎麼擴大舞台呢？契丹亦夫准許了，他却不准許！討厭！並且他也開各種各樣的玩笑，好像是一個什麼知識份子似的。

阿 德羅士陀夫在這裏，我來和他說說看。

麗 請喝咖啡，米沙！

米 好吧。那就是說——謝謝！然後戲幕要縫兩塊布上去，可是他說；

這是小事！旗子是破的，並且旗子很少……他又說，你們應該自食其力地活動，叫我們用什麼自己的的鬼力量呢？

麗 哎，米沙……

米 （安慰地。）噯，沒有關係！你自己也是罵人罵得很厲害的，還從臉上就可以看得出。沒有這一套，就不能過活……我們一個月來繳納廢物弄到四十七個魯布，鞏固防水堤賺了七十三個魯布，還要修理閱報室，剷除文盲……

〔吉林季亦夫，德羅士陀夫，索莫夫上〕

吉 那末就這樣：你們上工廠裏去，我跑去看一下，築場裏在做什麼。

阿 可以跟你說兩句話嗎？

德 隨時遵命！（下，米沙跟在他們後面。）

索 要喝咖啡嗎，伊凡·伊凡諾維赤？

吉 （注視着走下去的人的後影。）好極了，好極了。

索 再見。（下。）

吉 麗琦雅·波里索夫娜，天氣怎麼樣？很好的天氣啊！

麗 很好的天氣。

吉 一點也不錯！這個……這女人是什麼人？

麗 歇里斯契（Селищи）的女教員，我的女朋友。

吉 哦——。我怎麼從前沒有見過她呢？

麗 她秋天才到這裏來，並且是不久從莫斯科回來……

吉 你……早就認識她了嗎？

麗 在中學裏一同讀書的。

吉 在那一個城市裏？

麗 在庫爾斯克（Курск）。

吉 哦！原來是這樣！

麗 這為什麼會使你高興？

吉 那是這麼一回事：是黑色百人團^①的城市！我會經待過那裏。在白軍佔領時。

麗 可怖的日子！

① 帝俄時最反動的恐怖團體。

吉 是的，在戰爭中是可怕的。特別是——假使退却的話。進攻——這倒很容易。

阿（回來。）噯，麗達（Лидя, Лидия 的愛稱。），我要到村子裏去了。

吉 等一會，對不住……就是說——請原諒！你不是奧霍特柯夫（ОХОТНИКОВ）醫生的女兒嗎？

阿 是的。但是我不記得你了……

吉 噯——那裏會記得呢！躺在你家，庫爾斯克家裏的，那受傷的人就是我……

阿 佛陀爾（Федор）……我怎麼忘記了！簡直很難認出你了。

吉 怎麼不呢！幾乎經過八年了。而且我那時是史吉邦·傑陀夫（Степан Дедов），我的真名字是伊凡·吉林季亦夫（Иван Терентьев）。並且發胖了，老是生活在汽車裏。你看，又碰到了，阿？真是天曉得！你教書嗎？

阿 是的。

吉 噢。在黨裏嗎？

阿 不。

吉（稍為有些悲哀。）為什麼？

阿 一言難盡。

吉 我以為，你在那事以後便入黨了！！你的功績……

阿 噯，那算什麼功績！

吉 可是，是冒險啊！

阿 那時並不是我一個人冒險。

吉 假使我在你家被找到的話——那末你們不是吃子彈就是上絞刑架。……那末，父親呢？

阿 因為他是醫生，被白軍動員去了，第二天，不知道那一個喝醉酒的軍官把他槍斃了……

麗 你怎麼……這樣安靜！

吉 哦！是一個好人！（對麗琦雅。）他說，你願意生活嗎？那末，人家怎樣吩咐你，你就怎樣做吧！（笑。）舉一個例子！他把魚肝油

給我吃。這是討厭的流質，命令是這樣；叫你怎樣，就怎樣做！我從十九歲起，就做人家不叫做的事情，我已經二十七歲了。坐過監獄，充過軍，跑過，做過秘密工作，認爲自己完全是一個完成的人了。突然之間：人家怎麼吩咐，你就得怎麼做，喝魚肝油！因爲除了魚肝油，沒有什麼可吃的。（對阿爾塞尼亦娃。）他不是喚做伊凡·孔斯當京諾維赤（Ив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嗎？怎樣，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根據一切理由我們是應該恢復朋友關係的？

阿 我不反對。

吉 好極了。（對麗琦雅。）我們談話把你隔開了吧？不，我談話把你隔開了……

麗 不，你說那裏話……你們遇得巧……

吉 巧？是的，有時候是這樣。

德 （在露台後面。）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我們在等你！凡尼亞（Ваня, Иван 的愛稱，即指吉林季亦夫。）老是跟女人們攪。

吉 這是想自己，若他人。

德 你，凡尼亞，得對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小心些，她是敵對我們的人。

吉 我不信。

阿 不是敵對我們，而是敵對你，德羅士陀夫同志。再見，麗達。

麗 你晚上來嗎？

阿 不。

麗 來一趟吧！

阿 不行，我有事情。（跟德羅士陀夫走。）你會忘記不？

德 永久預備爲你効勞。

阿 不是爲我，是爲文盲割除會。我用不着你的効勞。

德 厲害。

〔阿爾塞尼亦娃和德羅士陀夫下。〕

吉 （深思地注視着他們的後影。）那末，我也走了。再見。

〔麗琦雅獨自一人，用茶匙敲敲水瓶。〕

杜 （上。）李索戈諾夫來了。……

麗 你知道，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出去了，讓他到安娜·尼柯拉夫娜那裏去吧。

杜 他是問你。

麗 我不能窺見他。

〔李索戈諾夫上。〕

杜 （笑了起來。）他已經繞了一個圈子，老鬼……

李索戈諾夫（以下簡作李） 對不住，尊敬的……

麗 （站起來。）有什麼貴幹？我覺得不舒服。

李 大家，大家都覺得不舒服！地方不好，沼澤太近，——這地方不是預備給知識份子的……工人，當然是……

麗 你真是來找我的嗎，啊？

李 真是！你在看戲的時候表示遺憾，說是沒法弄到古式花邊。爲了同情，什麼都可以弄得到！你看，我把媽的花邊拿來了。……

麗 對不住，我要去……料理些事情……（下。）

李 （把花邊藏起來，叫喊。）傻瓜，傻瓜——瓜……（鼓起嘴巴，面紅耳赤。）

〔安娜·索莫娃，季多娃上。〕

安 您好，葉夫基希·安東諾維赤（Евгений Антонович）！

李 小的請安！

季 口袋裏藏的什麼，葉夫基希，安靜的人？

李 頭巾。

季 我已經認識了二十年的人——還有什麼說的。定型了，像菌浸在鹽裏一樣。

李 浸在眼淚裏定型了。

季 你流別人的眼淚流多了，這是出名的！

李 馬利雅·伊凡諾夫娜（Марья Ивановна），你喜歡譏笑人……

季 我還剩什麼喜歡呢？

安 麗琦雅說——你有花邊要賣是嗎？

李 我？沒有。那是我想要……不過我也可以賣。

安 （看花邊。）俄國貨……

- 李 不知道。(對季多娃。)我們，有過經歷的人，不該互相譏笑。
- 季 難道我是心懷惡意笑的嗎？我是出於好奇心啊。比方說，我看着你，鯰魚，就可笑：鯰魚怎麼會容許小鱸魚把牠攆到乾地方來，把牠變得既不是魚又不是豬呢？
- 安 馬利雅·伊凡諾夫娜說話有些粗，她的作風是這樣，可是她却總是說得很聰明。
- 李 爲了這個，爲了聰明，所以原諒她。
- 季 (擺着姿勢。)我看着無產階級也很奇怪！我想，哎呀，你呀，無產階級，你往那裏爬呀，無產階級？
- 李 噯——是的……最偉大的智慧和力量，從基督到史多柳賓(Столыпин[●])，都曾試圖重新建設生活。
- 安 反而把生活破壞更久。
- 季 也有這樣的事情，你跑到警察區長那裏去，給他一點錢，你說：哎呀，你多麼聰明啊！那白癡便真相信了，果然効勞了。
- 安 近衛隊的軍官也曾經在警察局裏當差……
- 李 大家都是吃得飽飽的。
- 季 各處各地，所有顯著的位子都是給好說話的白癡佔着……
- 安 (惱怒地。)但是爲什麼叫白癡呢？
- 季 因爲現在人家認爲他們是這樣，當然，他們就是好說話的人罷了。我是很懂得人心的，我不是曾經開過時裝店的嗎，上面還有一個小房間專門爲一種小方便而設的。所有闊人和時髦女郎，將軍和變節者都到那裏去……
- 安 請問，——什麼變節者？
- 季 就是，那些……他們叫什麼？變色者。
- 安 變質者？
- 季 對了，對了！就是變種的人……
- 季 你是個可笑的女人。
- 安 我是個和善的女人，我誰都不責備，什麼人都是想吃一點，尋點快
-
-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總理大臣，爲緩和革命，保持沙皇政權，主張進行略施小惠於農民的政治改革。

活。

李 並且也不是這樣貪心，拿就拿一點，但並不是全拿！可是你瞧瞧看，現在他們的生活貪心到什麼程度了！

安 可不是！他們什麼破爛都要搜集，什麼廢物利用啦，這是在俄羅斯呀！說起來對於歐洲多麼丟臉！

季 歐洲對於他們算得什麼？哼，他們還教莫爾德瓦（Мордва）人讀書寫字呢！……

〔杜孃莎手拿地板刷往外觀看。〕

安 我們上樹林子裏去，在那裏坐一會。

季 「在河邊上，在沙灘上，
在那又安靜又怡神悅性的地方」。

李 人家說，我們的土地吐出金子來……

安 你的事情怎麼樣？

李 有什麼怎麼樣的呢？四周圍都在建造，我的小工廠却還是和從前一樣停着。將來發生什麼事情……比方說，發生政變，——大家都賺錢，大家都有事情做，我却像現在似的當叫化子……

季 你胡說，葉夫基希！你有錢……

李 什麼錢？在那？

季 金錢。藏着。

安 這花邊你要多少錢？

季 是的……怎麼說呢？這花邊兒是稀見的。

〔三人下。杜孃莎上，哼着歌，收拾桌子。掃地。〕

〔菲克拉上。〕

菲 你怎麼啦，杜卡（Дунька，Дуняша 的卑稱，），凍僵了嗎？快有一個鐘頭了，你還沒有收拾好。

杜 別撒野，老太婆！不看見蟑螂剛從這裏爬出去。

菲 可是季多娃曾經是有錢的人啊！她在莫斯科還開過台基呢。

杜 這是什麼玩意？

菲 像窰子一類的玩意，專爲出了嫁的女人預備的。

杜 老頭子在這裏談政變了。

菲 他還會談什麼呢？他們在這四周圍就專門談這一套。（拿了兩塊糖。）不害臊，不害怕。他們坐下了，三個寄生蟲。

杜 你別拿糖再說人呀。

菲 沒有關係，我不是給自己拿，是給看門的小孩的，（看門。）你生誰的氣？

杜 是工農政權呢，可是，看，還是誰當主人。

菲 你別生氣，他們老了，快要死了！愚笨的人。年紀大了要好好地生活，年紀大了——要既不熱又不冷，什麼也不羨慕。

杜 打開話匣子了！

菲 我說實在話！年輕的時候，只顧給人講戀愛，還有——打扮打扮，我這些都做過，臨了還是個傻瓜。（杜孃步下，菲克拉打個呵欠，打頓。）我菲克魯莎（Феклуша 即 Фекла 的愛稱）快要完蛋了！你將來也是這樣，杜卡……那就是說，要學習！大家都學習……你瞧瞧看！你不學習，——你就像耗子似的地窖裏過活……

〔麗琦雅，鮑戈莫洛夫從房間裏出來。〕

麗 （對菲克拉。）你在這裏做什麼？

菲 給杜孃步幫忙。

麗 那裏沒有人開門……

菲 （邊走邊說。）開門——很簡單。

麗 （對鮑戈莫洛夫。）傭人完全無法無天了。

鮑戈莫洛夫（以下簡作鮑。） 是的，回嘴了。你知道，大家都回嘴了。我們做工。我們做工，做了工却得到報復，比方說，撒合地公審案那樣的報復，你明白不……

麗 牙羅畢戈夫說，在那件事情裏工程師們確實搗蛋的。

鮑 他說這話嗎？對誰？

麗 對我。

鮑 搗蛋？

麗 是的。

鮑 這是他……要讓你笑笑吧了！他，一般的說，是喜歡開玩笑，說俏皮話的。

麗 似乎，——尼古拉來了。

鮑 是的，是的，是他！牙羅畢戈夫是這樣的人，你明白不，像古時的虛無主義者。無論是噴嚏，無論是夢，都不相信。我們也不應該相信他，對不？

〔索莫夫上。〕

索 請原諒，雅柯夫·安東諾維赤（Яков Антонович），——我晚到了。

鮑 請！

索 吃早飯了嗎，麗達？

麗 都預備好了……

索 請坐吧！媽在那？

麗 就來了。

索 有酒嗎？

鮑 酒要和牙羅畢戈夫一同喝才好，——看，他來了！你好，親愛的！

〔牙羅畢戈夫上。〕

牙 請安。

鮑 你知道，我剛才還說，你善於把俏皮話放進各種事情裏，你明白嗎，就是這種輕鬆……

牙 我喝酒輕鬆嗎？

鮑 把酒也能弄得更鮮美一些。你知道，你把薩陀夫尼柯夫（Садовников）的追悼文也寫得有些……

牙 死人的追悼文沒有趣味。

鮑 （笑。）可是追悼文不是爲他們寫，而是爲我們寫的呀。

安 （上。）你好，雅柯夫·安東諾維赤！

鮑 請安，尊敬的。

安 呸！你們看看河裏看，男的，女的，完全光着身子……

鮑 是的，是的！好像在天堂一樣……

安 像在地獄裏一樣……還要準確些！

索 （把椅子推給母親。）坐，媽媽！

鮑 唉，我們那時候的酒是多麼美啊！

第二幕

〔在吉林季亦夫家。也是新別莊，附着一個不大的露台，一扇門，兩扇窗開向露台；從露台到地面，有四級。花園；四棵年輕的松樹，它們是半枯乾的；每一棵樹下都有一個花壇，但是並沒有花，花壇上長着草。兩張刷着綠色的有背長椅。柵欄旁邊是九柱戲台●，台邊便是棚蓋，棚蓋裏放着一張床，一張桌子，兩張椅子。窗裏和門裏閃爍着吉林季亦夫的姪女劉德米拉的身形。露台上有些契丹亦夫和謝米柯夫在玩着棋子。〕

契丹亦夫（以下簡作契） 你看見沒有？吃王后！

謝米柯夫（以下簡作謝） 啊，你，請說呀！

契 你啊，謝米柯夫，只會玩搖琴①，不會下棋。

謝 不是謝米柯夫，是謝米（Семѣ，七隻）——與柯夫（Ковѣ，眼睛）！在「消息報」上登過改姓的啓事。謝米克（Семик，復活節後第七個禮拜四）是異教徒的節日，是迷信，明白嗎？

契 可是你來呀，走呀！

謝 所以我便加一個〇字：謝米-奧-柯夫（Семѣ-о-ков）！隨便加一個圈便高雅得多了。

契 可是你——走呀！噯，你爬到那裏去了？吃王！

謝 多麼不幸的事情啊！

契 去見你的鬼吧！和你玩沒有趣味。

（抽起烟來。劉德米拉出來，端一張椅子，下，兩人看着她的後影，然後互相看看。謝米柯夫把棋子放進匣子。傳來提琴聲。）

謝 在詩上署名謝米奧柯夫是很愉快的。

● 俄人慣玩的遊戲，築小台，豎九柱，拋球擲柱，柱倒得多的，得分多。

● 一種琴，手搖之後，發出固定的聲音，這是最簡單的樂器，演奏者不啻音樂，但搖即可。

契 但是無論如何，不管你提琴拉得多麼好，——手風琴總要比它更好。

謝 現在我的詩容易流出來了。

契 像口涎一樣，老弟，我並不喜歡你的創作，它有些蹩腳。

謝 你——不明白，可是特羅亦魯柯夫……

契 他稱讚你，因為他是提心吊胆的知識份子。雖然是一個能幹的人……他說得不錯：當然，羣衆是存在的，但是歷史沒有英雄便停止了。這是對的：假使我自己不覺得是英雄，那末我就好像完全不存在了。這裏可以舉出這樣一個例子：把輪船造好了，那末你就得讓它去航行，假使它老是拋錨停着，——那末它還有什麼鬼用處呢？

謝 是的，這是對的！

契 或是把人派到沼澤裏去，說——你游泳呀！可是，你在沼澤裏怎麼游泳呢？比方說，我就是這樣……

劉德米拉（以下簡作劉） 契丹亦夫，喂，到這裏來，幫幫忙。

〔劉德米拉和契丹亦夫下。〕

〔謝米柯夫從袋裏摸出一本小書，閱讀，嘴唇喃喃着。米沙上。〕

米 你在這裏做什麼？

謝 下棋。

米 在這裏練習合唱，是七點鐘嗎？

謝 是的。

米 看見阿爾塞尼亦娃沒有？

謝 來過，去收拾戲幕了。

米 朗誦詩不？

謝 可以。

米 舊詩？

〔劉德米拉在門裏。〕

謝 不，昨天寫的：

一年跟着一年跑，

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難，

我不能明白！

我們日子的瘋狂奔跑。

它們往那裏，往那裏飛逝？

米 噯，你把這扔了吧！你不懂得的事情，誰有趣味？

劉 凡涅赤卡（Ванечка，謝米柯夫的小名。），你的腦瓜子裏怎麼儘裝這些無聊的話？有些像送死人的薦超經。

謝 人家是說超薦經，不是薦超經。

劉 得啦吧，薦超經也說得通！你上俱樂部裏去一趟，叔叔大概在那裏，你告訴他，飯早已預備好了。假使阿爾塞尼亦娃在那裏的話，你也叫她來……（謝米柯夫老大不高興地下。劉德米拉坐到椅子上。）你知道，沙薩·奧西波夫（Саша Осипов）給他起什麼外號？偷詩家；他說，他偷別人的詩，像小牛似的嚼下去，然後又反芻出來。哎呀，米斯卡，我管家管够了！我要讀書，怎麼辦？我要勸叔叔，叫他成家！我好上莫斯科去，讀書！假使待在這裏——我便要跳出去結婚，好像從窗子裏跳到芥刺藤裏去一樣。

米 （實實在在地。）出嫁你還早呢！

劉 這事情你能够懂得多少！別怕，我不會嫁給你。

米 可是我也不要這樣的女人……

劉 哎呀，你這……小羊！不，說正經話，米斯卡，你是個聰明人，你聽我說：把叔叔留給別人——也不妥當，他做工，等於五個好工人，他要吃喝——沒有工夫燒，他要縫縫洗洗的——沒有人，照顧自己——他不會。

米 你去和阿爾塞尼亦娃商量商量看……

劉 我商量過。她決定就這樣去讀書！可是我捨不得叔叔，是他把我養大成人的。我因為寂寞，便開始種花。可是人家忙得撐不住氣，我却只是澆澆花。真害臊。

米 是的……有些可笑。

劉 柯斯佳·奧西波夫（Костя Осипов）沒有看見嗎？

米 沒有。我不明白，他在什麼地方給絆住了。大前天他曾經上歇里斯契去，村蘇維埃去……

〔阿爾塞尼亦娃上。〕

阿 我在找你，米沙！給 帆布，顏色，畫筆，文盲剷除會的標語，去畫去，畫得快一點，好一點。

米 老公事。劉德卡（Людка，Людмила的愛稱。），在你房間裏畫可以嗎？

劉 去，只要別在那裏弄得太髒。

米 好。不太。

阿 爲什麼你的小臉兒這樣寂寞？

劉 還是爲了那……

阿 你聽我說呀，索莫夫家有個女廚子。

劉 我知道，菲克拉，是個很好玩的老太婆……

阿 他們那裏不喜歡她。我們來把她僱給叔叔。她是一個好人，很誠實，不算笨。

劉 和她談談看。——這是誰？

〔克柳淑夫走來，東張西望。〕

你找誰，老爹？

克柳淑夫（以下簡作克） 伊凡·吉林季亦夫（Иван Терентьев）是住在這裏嗎？

劉 是這裏。

克 噯，好，我是找他的。你是他女兒，是不？

劉 是姪女。

克 這是——太太嗎？

劉 還不是。

克 那末是未婚妻。

劉 也不是。

阿 是朋友，來作客的。

克 那，這是你們的事情！我要洗洗臉，姑娘，還要喝點水，可以嗎？老頭子被塵灰裹住了。

劉 請到這裏來。

〔劉德米拉，克柳淑夫下。阿爾塞尼亦娃走上九柱戲台，坐在

桌子跟前，把包裹解開，裏面有摺皺的旗子，響了響剪子，開始縫紉。德羅士陀夫，吉林季亦夫上。]

德（陰鬱地。）機器裏有沙子，有！

吉 老工人很會注意這種事情。

德 沙子從那裏撒來的呢——不明白。

吉 今天有一個老頭子要到這裏來，我可以說，他是我的先生……

阿 他已經來了。

吉 啊哈，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歡迎。

德 我也很歡迎。

吉 他在裏面嗎，那老頭子？

阿 是的。

〔吉林季亦夫下。〕

德 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我和你總是在好日子碰見的。

阿 你這是說天氣嗎？

德 是說天氣。我簡直想不起，曾在下雨天，在陰天碰見過你！

阿 我們不常碰頭。

德 那就是說——應該常常碰頭，——是嗎？

阿（笑着說。）你真機靈……

德 算不了什麼，小夥子——不呆板！遇到你的時候，我總是覺得……

阿 天氣是由我個人來決定的，是嗎？

德 是——一點也不錯！我要感謝你。

阿 不必煩勞。

德 甚至接吻都預備好了。

阿 這一着我可沒有預備。

德 那末你就預備吧。

〔吉林季亦夫手拿一塊麵包走到露台上，站着，傾聽，蹙眉，退到門裏。〕

阿 你不覺得你有些臉厚嗎？

德 不，不覺得！有隻小調：

她說，你是厚臉，她說，

她說，這樣的人可不少……

阿 別唱下去了，下面的不對！

德 但是，她說，我愛你，她說，

我愛你這厚臉，她說……

阿 鮑里斯·葉飛木維赤（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你試試看，對我正經一點，啊？

德 你惱怒了嗎？

阿 你試試看！也許，這要比較合乎你，也合乎我的身份。

德 別生氣，用不着！說實在話……我對於你非常愛慕！你是我們的工作人員——是正所需要的？假使我開玩笑。……

阿 開玩笑也得會開，不惹人厭。你大概是跟牙羅畢戈夫學習開玩笑吧？

德 爲什麼跟牙羅畢戈夫？

阿 這個你犯不上。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壞的人……

德 （正經地。）可是牙羅畢戈夫有什麼不好？

〔吉林季亦夫，克柳淑夫上，劉德米拉跟在他們後面。〕

劉 叔叔同志！你說個明白，究竟吃飯不吃飯？

吉 別說了！我和鮑里斯吃了點東西，克柳淑夫不要吃。等一會，還有兩個人要來……

劉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不够吃的呀。

吉 快走開，劉德米拉！鮑里斯（Борис）……

克 你家沒有秩序嗎？

吉 來，聽我說，鮑里斯……讓我們坐到太陽下面去。

〔阿爾塞尼亦娃收拾桌子，要走。〕

吉 （乾燥地。）你並不妨礙我們。

劉 （對阿爾塞尼亦娃。）讓我來幫忙。

克 （裝烟。）弟兄同志們，事情是這樣：一批人，到我們，到我們工廠裏來，爲了，就是，改造，擴大，還有這個，什麼的。工廠呢，也確實，應該這樣，還在革命以前就弄壞了，早就應該把它修理一下；我們，老頭子們，像求乞似的，已經把這事情懇求了三年。總

真，工作開始了！大家都這裏那裏的走來走去，不慌不忙，那個沒有了，這個不夠了。領頭的是一個老頭子，像我這樣的年紀，以前來的是鮑戈莫洛夫，也是個老頭子。

德 是雅柯夫·安東諾夫嗎？

克 這是誰？

德 不就是鮑戈莫洛夫嗎？

克 不知道。詳細情形我不說了，就直接地說吧：從前是這樣，鑄鐵部裏的鐵塊四個鐘頭便到我這裏，現在修理之後，却要七個鐘頭才來。後來一直都是這樣。我都記下來了。我就對老頭子們說：弟兄同志們，好似事情有些不那個吧？可是，他們說，看着吧，也許，應該這樣。

〔契丹亦夫在露台上，陰鬱地嚼着什麼東西。〕

克 臨了我還是決定去和廠長談一談，他是我們——柳西文（Лысьвенский）工廠的鑄鐵工人，是游擊員，當過紅軍指揮員，現在還想念軍隊生活。我們說，嗚，健米德（Демид），弟兄同志，發生怎樣怎樣的事情了。他說，你們，老頭子，說得不對，他說，並且一般的說，專門家，就像蜘蛛一樣，知道自已的事情。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他叫人放心。

〔契丹亦夫下，然後又拿出一隻酒瓶，坐下喝酒。漸漸開始傾聽故事，站起來，走到長椅子跟前。劉德米拉拉在縫紉，低低地唱着歌，阿爾塞尼亦娃不停地縫着，注意地聽着。〕

克 叫人放心，但不能叫我放下心！我，等了一會，上工廠委員會去。那裏——也是叫我放心。可是，我在那裏開口罵起來了，唉，我說，弟兄同志們，你們是那個什麼。哼。我發火了。我說，你們算是什麼主人？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我被叫到國家政治管理局去，那裏坐着一個很不錯的小夥子，可是，他也說：你啊，同志，你給工作鬧彊扭！青年開始譏笑我。我並且被弄到壁報上去了：好鬧事的人，無事張惶。哼。只有一個工人通訊員，少共團員柯斯久斯卡·維亞士洛夫（Костюшка Вязлов）站在我方面。但是人家 他沒有信仰，因為他住在我家裏。甚至於我的孫女，也是少共團員，她

也反對我。好了，就算了吧。可是，我還把一切計算，記下，我看見，——不，是我對！做得不好。我是這樣難過，簡直悲哀起來了，開始喝起酒來了。做了十九年的鑽孔工人，在廠裏做了三十四年，什麼都知道得比自己家裏的事情更清楚。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好，唉，這麼大年紀，要把酒喝上癮了。所以我就決定，迫不得已，算了賬，——上莫斯科去吧！突然，伊凡，在車站上我遇見你。所以，弟兄同志們，我向你們直說：那裏事情不乾淨，是破壞的事情！我有一本小簿子，把一切，所有的鐘點，全部的就誤，都記在上面。……

德 可以看看嗎？

克 就是爲了給人看，所以才記下的。看得出嗎？我這作家，並不是台米辛（Демьян）……要比他差得多……●

德 我看得出。

克 （對阿爾塞尼亦娃。）你看我做什麼？喜歡嗎？

阿 很。

克 （用肘子推推吉林季亦夫。）聽見沒有？哈——哈！看是怎麼一回事！我的女兒比你大，却長成一個傻瓜。就會養孩子，別的什麼也不會。可是小外孫女，那孩子——有什麼說的！她已經上史維德洛夫斯克（Свердловск）去讀書了。你是黨員嗎？

阿 不是。

克 那末你做什麼？

契 教小孩念書。

德 伊凡！

克 你們，年輕的人，應該入黨，事情可以幹得堅實一些。你看，我到這裏來——所謂逢山過山，逢水過水，遇見樹林穿過樹林，坐船拉帆，張眼一看：這裏又建築，那裏又建築，有些地方已經造好，哎呀，我的親媽媽呀！事情可辦得真能幹，真堅實！當然，就是聽演

台米辛。別德納（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是蘇聯詩人，Бедный的意思是窮的，窮人，這裏一句「要比他差得多」，原文爲「比他窮得多」，此老說話，妙語雙關。

講，看報紙，我也知道，不過你親眼看到的時候，這又是另一個樣子了！

〔德羅士陀夫和吉林季亦夫坐在另一張長椅子上，細看小簿子。〕

吉 他並不是愛鬧事的人。

德 是的，不像！數目字可真不好呀。

契 你在黨裏嗎？

克 我——不在。我——不要，我就是不入黨也是天生的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列寧以前，對於黨，我甚至於連明白也不要明白。我想，這是年輕人閒磨牙。我的事情不是鬧着玩的，要拿出全部力量。開會——我可不是能手，並且字也認得不多。三年以前，想把我排進勞動英雄裏去，可是，我不喜歡銜頭，名號，我請求不要碰我。

契 這倒大可不必！集團知道，該怎麼做，集團需要英雄……

克 英雄，頭上有個洞……

德 你看見沒有？

〔吉林季亦夫默默地點頭。〕

德 叫他到房間裏去。

契 你上那裏去？

克 就到這裏來。

劉 飯怎麼樣——要明天吃嗎？沒有什麼人來了？

吉 別打攪！到這裏來，克柳淑夫。

克 （走着。）看來，關於吃飯的事情，你是沒有秩序的吧？看來，你和從前一樣，還是一個沒有秩序的人，啊？（用手掌拍拍吉林季亦夫的背。）我們能再見面，我真高興！

劉 （在阿爾塞尼亦娃旁邊。）真沒有條理！幾乎每天都是這樣。

安 多麼有意思的老頭子啊！

劉 年輕人要更有意思些。比方說，德羅士陀夫，啊？你注意沒有，他怎樣在視你？

阿 他的職務是這樣……

劉 是男人普通的職務。我喜歡工程師。

阿 那一個？

劉 牙羅畢戈夫，當然是！他在俱樂部裏演講土地史，演講五金，——
真有意思！是個快樂的人！

阿 他怎麼，追求你嗎？

劉 說說閒話。開開玩笑。我喜歡快樂的人！

阿 你還是和自己人玩玩吧。

劉 （嘆口氣。）自己人，自己人……契丹亦夫要我跟他去登記。

阿 討厭的人。

德 （自露台上。）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你可以來一會兒嗎？

〔阿爾塞尼亦娃走去。〕

德 來幫助我們算個賬，好嗎？要烟捲不？

阿 我不抽烟，戒了。

德 爲什麼？

阿 給孩子們一個不好的榜樣。

德 有理。

〔他們下。劉德來拉鏈着。〕

契 每逢星期日都寂寞！

劉 你就在平日也寂寞。

契 那末——怎麼樣？我們去走一趟，去登記吧，好嗎？

劉 爲了寂寞？

契 怎麼是爲了寂寞？是爲了愛情。

劉 你的衣服上落着白菜。

契 我沒有吃白菜。

劉 那末，一定是從鼻子裏漏出來的什麼東西？

契 你是個很粗的小姐。

劉 你看！還請我上結婚登記處去呢。

〔西郎季亦夫站在露台的角裏。〕

契 因爲在戀愛。我爲了愛情而寂寞。

劉 戀愛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契 這要由姑娘來決定。

劉 究竟要由姑娘決定嗎？

契 噯，好像和歌劇「台蒙」（“Деймон”）裏一樣——“我要和女友白頭偕老”。……

劉 可是她怎麼說呢？

契 她，當然，笑笑。愛情是快樂的事情，是好玩的事情！

劉 哎呀，你多麼蠢啊，甚至可憐！……（逃走。）

西 （上。）你好，契丹亦夫同志！我是來找你的。

契 啊？

西 把我的木板拿去了，就是那些木板……

契 誰拿的？

西 少共團員米斯卡。

契 就這樣跑了來，拿了去嗎？

西 不，當然，算錢，可是他不好意思付錢。

契 爲什麼？

西 他沒有錢，他說，等一會！可是我需要錢，我是窮人……

契 你不是人是富農（Кулак，一作拳頭解。）

西 我是什麼拳頭？拳頭的手指是握緊的，你看，我的手指是張開的，因爲我沒有什麼可拿。

契 你身上還發出伏德卡（Водка）酒味。

西 那有什麼呢？德國人也喝伏德卡。

契 德國人喝啤酒！你口袋裏有瓶子。

西 它並不妨礙我。

契 滾開！木板不關我事。

西 你不是管理俱樂部和一切這些設備的嗎？就是爲了木板，我向你……

契 滾，滾！木板你可以收回，你去……喝酒吧，鬼蛋……

西 唉，同志們，和你們辦事真難！你們不是辦事情的人！（下。）

〔特羅亦魯柯夫迎面而來；走過時，和他耳語。克柳淑夫拿了一瓶碳酸水，走出來，走到九柱戲台上，躺在牀上，抽煙。〕

契 乏了嗎，老頭子？

克 稍爲有些。

契 你們那裏怎麼樣，——有破壞者活動嗎？

〔克柳淑夫不回答。〕

契 我們周圍有很多外人。

克 我們要掃除掉。

〔特羅亦魯柯夫看錶，把表蓋響了一下。〕

契 啊，先生！你做什麼？

特羅亦魯柯夫（以下簡作特） 我要練習合唱。

契 那末待在這裏做什麼？

特 戲台還沒有搭好。

契 （用手指在炭酸水瓶上彈了彈。） $H_2O!$ ——是水。（把特羅亦魯柯夫推到旁邊，）我的詩讀了嗎？

特 怎麼不呢……

契 那末怎麼樣？

特 說實在話？

契 一定！

特 詩是狗屁，但却出於至情。

契 這可是怎麼說？

特 很簡單，你別生氣，赫里斯多福爾（Христофор）同志。照形式說，這詩是狗屁，但是照真實性說——倒不壞。

〔契丹亦夫作牛鳴聲。〕

特 你知道不，文字是一樁事情，旋律又是一樁事情。旋律——是真正的靈魂之歌，就是人最真實的東西，最深刻的真理，——你的真理……

契 喔！是……

特 （環視一下，半聲說。）比方說——「國際歌」可以用讚美詩的調子唱，用第三調，第六調。（唱。）「我們要和舊世界分手。」①

契 （奇異。）啊，媽的！一點也不錯。這簡直可笑……

初 有許多人在唱「國際歌」的時候，並不和舊世界分手，而是呼籲舊

① 其實不是「國際歌」裏的句子，而是「馬賽曲」裏的。

世界的復活；新世界他們已經討厭了，明白不……

契 不錯！有些人這樣唱！啊，你這梭魚●癡的！你注意到這個啊！

特 現在，我再來談到你的詩……

契 可是你得當心，對誰都別說，說我會做詩！

特 我記得！對誰都不，不說！現在來說詩吧……它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在於，赫里斯多福爾同志，你不是做你的本行。照你的天性說，你是破壞者，你需要破壞，然而你却建設，歌頌建設，歌頌公家的而不是你是事情。所以你的句子和你靈魂的旋律不能符合，和你真正的，——你自己的真理不合！明白嗎？

契 不錯！對天發誓，這真一點也不錯！啊，媽的！真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弄不好！我不是寫那我要寫的東西！

特 你看！

契 （興奮地。）你——自己評評看：我是誰？是戰士！游擊員。我從過軍，因為我是馬夫，從小就喜歡馬，喜歡騎馬。我的天性是這樣，你明白嗎？我却放東調西調，——去監督造鎮市去！

特 可不是！

契 我，從前……我……殺人不眨眼……就像狗殺鱉！不給麵包嗎？那末我就把他們殺個精光！就像神話裏講的一樣：我啊呀一聲，什麼都沒有了，只剩塵土，飛沫和靴子！你們是誰？是地主，是貴族，是資產階級，還是普通什麼人？我呀，我就把你們，把你們全幫人殺得只剩耳朵！……可是現在呢，你看……

特 這不是你們——英雄們的時代！

契 你明白嗎？現在我是誰？

德 （走到露台上，環視四周，走向克柳淑夫，一面走一面說。）真的，契丹亦夫同志，回想回想看，你是誰……

契 我記得！

德 別忘記。（對特羅亦魯柯夫。）你在這裏做什麼？

特 要在這裏練習合唱。

〔契丹亦夫和特羅亦魯柯夫躲到別莊的屋角後面。德羅士陀夫

● 梭魚是一種強悍的魚，常吞吃小魚。

看了看克柳淑夫，走向露台。吉林季亦夫向他迎面走來。]

吉 他怎麼樣？

德 睡着了。

吉 那末：決定明天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嗎？

德 是的。你很熟悉契丹亦夫嗎？

吉 一點也不熟悉。他是不久派到這裏來的。

德 他是傻瓜，似乎是。

吉 怎麼呢？

德 他怎麼和這個教唱的教員來往呢？

吉 那教員有些像半瘋半癲的人。真的，德羅士陀夫，你在追求阿爾塞尼亦娃嗎……

德 這樣對於誰有害嗎？

吉 你，這樣做，不是爲了消遣嗎……

德 （笑了起來，唱歌。）

哎呀，你啊，我漂亮的姑娘，

你把我弄成什麼樣子了呀？

吉 慢點，我說正經話！她曾經解救過我的命……

德 你講過。那時他們還不大瞭解我們，所以，有時候，也救我們。假使你說正經話，那末，你看好，別錯誤……

吉 老弟，我日夜想她，想了三年，……甚至於沒有結婚。也許，這是可笑的……你，當然，比我年輕，美麗。

德 噯，算了……

吉 就是這樣！你明白這意思嗎？

德 算了，明白了。她，似乎是一個好人，什麼事情都能做的人……

吉 受過教育。

德 這並不錯！但是我不喜歡她的朋友，就是那位唱歌教員，鬚頭不足的嘴臉。

吉 他並不是她的朋友，她關於他的評論也不好。

德 怎麼不好？

吉 你最好問她。

德 我們是住在狡猾的人羣中間，信任言語，應該謹慎。

劉 (上，把兩隻啤酒瓶，玻璃杯放在桌子上。)你怎麼，把酒瓶開了，爲什麼不喝？要壞的呀。

吉 這倒不錯！

德 昨天索莫夫家舉行盛大的資產階級式的大吃大喝。他的太太，那樣一個女人——請勿動手——穿着一件鼻涕色的衣服。還有一個胖女人，穿着紅衣服……好像剝去皮的肥豬。特羅亦魯柯夫鏗提琴，敲鋼琴。我在靠近半夜的時候，打那裏經過，唉，我想……

吉 讓他們快樂去吧，只要他們誠實工作……

德 誠實！這最後一個字是最主要的，我們小組裏有一個同志說……十五年前……

吉 你多大？

德 三十三。撒合地公審案……

〔米沙上。〕

米 德羅士陀夫同志，——歇里斯契後面發現一個受傷的人……

劉 是沙薩·奧西波夫嗎？

米 還不知道……

德 爲什麼你以爲是奧西波夫？

劉 他對我說，有人要打他……

德 誰？

劉 我也不知道呀！

德 應該去看一下……

劉 一定是，一定是，沙薩·奧西波夫……

吉 還沒有判明，別囉唆！

劉 你什麼事情都沒有判明！誰放火燒俱樂部的，誰敲破馬莎·瓦洛娃雅(Маша Валовая)腦袋的。

米 我跟你去，德羅士陀夫同志，——行嗎？〔兩人下。〕

契 (上。)爲什麼囉唆？

劉 奧西波夫·沙薩挨打了。

契 一定是他闖了禍……

爾 你胡說！
契 爲什麼我是胡說？
劉 他在壁報上批評過你，這便是爲什麼！
契 在子彈下面溜過的人，他把壁報看作蒼蠅！
克 誰被殺死了嗎？
吉 工人通訊員被打傷了。
克 我們那也有這風氣。我們立刻看出；誰要是把工人通訊員當敵人，當報告人看待，誰就是外人，不是我們的人。
劉 啊，我真想到那去看看！
克 去看看死人？
劉 不是死人……
克 （懷着老人的梗直。）死人身上没有什麼有意思的東西。（對契丹亦夫。）我在這裏打頓，聽見你這小夥子儘說那一些廢話！
契 你老了，你不明白我的思想！
克 怎麼不明白！蠢話才難懂。那個和你說胡話的人，——是牧師還是什麼？
契 （走開。）你不喜歡年輕人嗎？
克 爲什麼？年輕和聰明——是人的兩件寶貝。生起氣來了。歇了一會，現在我倒想吃了……
吉 走吧。
劉 看，不早不晚的這時候走……（下。）
〔契丹亦夫喝啤酒。特羅亦魯柯夫上。〕
特 唱歌的人晚到了。
契 會來的。唱歌——不是做工，會來的！
特 你，契丹亦夫同志，當過汽車夫嗎？
契 誰告訴你的？
特 我不記得了。
契 就算當過，那又怎麼樣呢？
特 汽車夫可以用汽車的擋泥板割死人，誰都不會發覺，真的嗎？
契 （凝目審視他。）這個割死的人也不發覺嗎？

特 至於他——那就不用說了。

契 哦。可是你爲什麼問？

特 打聽打聽罷了。我對於手法乾淨，發生興趣。我不相信，這可以不受懲罰地做。

契 （不是立刻。）你是教什麼的？唱歌嗎？

特 是的。

契 那末教罷！汽車不關你的事。

特 好吧！要是汽車擋泥板關到我的時候，我也就沒有了！

契 （看着他。）這是你腦瓜子裏的什麼旋律？

特 這不過是好奇心罷了。看，終於開始聚集得來了！同志們！你們來得太晚了……

〔杜孃莎，還有兩個姑娘，兩個工人上。〕

契 （看看他們，拿起一隻啤酒瓶。）我提議喝一杯！誰贊成？誰反對！棄權的人沒有嗎？一致通過……（倒酒，喝。）

〔唱歌的人聚集了。杜孃莎和劉德米拉開始歌唱。〕

沿着小河，

沿着卡尙卡（Казанка）河

灰色的雄鴨在水上游。

〔契丹亦夫走近，也參加合唱。在露台上——克柳淑夫用腳踏着拍子，哈哈大笑。吉林季亦夫，阿爾塞尼亦娃注視着他，也笑。〕

契 哎呀，我的媽呀！朋友們，真好！（喊叫。）

我們在牠的頭頂上

拍，拍，拍地打！

第三幕

〔在索莫夫家。還是那個露台。深晚。月亮。麗琦雅坐在安樂椅裏。牙羅畢戈夫在她的身旁走來走去。〕

牙 假定說，你說得對……

麗 跟我說話——用您^①！婆婆在這裏走來走去。

牙 她担任監視之職。

麗 並且一般地說——够了！永久跟我說「您」吧！

牙 邀命。這樣，假定說，你——對不住！——您考慮得對。但是我的靈魂是另外一個模型，我完全受不了悲劇。

麗 你沒有靈魂。

牙 已經決定說「您」了……

麗 低點！（杜孃莎上，給麗琦雅端來一杯牛奶。）謝謝。您現在沒有事情了……（杜孃莎下。）你看杜孃莎是有靈魂的。她蔑視我們所有的人。

牙 難道靈魂是蔑視的機體嗎？

麗 是感情真誠的機體。杜孃莎對人真誠。

牙 不知那一個小說家曾經宣傳要對自己真誠。這有些像狗，像領瞎子走路的狗。

麗 您是不真誠的人。

牙 謝謝。索莫夫也是嗎？

麗 你們都是！

牙 （抽起烟來。）是祖先們的不對。魔鬼教他們選擇這個混蛋的地球做居住的地方！您明白球嗎？你想像一個抹上油的大西瓜。人要站在上面真不便利，——往右滑，往左滑，往前滑，往後滑。

① 俄俗：你（Ты）是關係很親暱的人之間的稱呼，用了「您」（Вы）便可顯出相當距離。

麗 您玩笑開得太蠢了！

牙 也許。但是並不傷人。

麗 不值得跟您說正經話。

牙 這話倒是對的，因為：什麼是真理呢？

麗 我想，您會自殺的。

牙 噯……不致於！

麗 或是一世酒醉胡塗。

牙 這倒可能。

麗 您簡直是一個不幸的人。

牙 我倒並不覺得我是這樣。

麗 撒謊。

牙 但是也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跑到一個什麼杜孃莎那裏去，對她說：「杜孃，把我重新教育一下吧……」

麗 （站起來。）卑鄙和虛偽得可怕。

牙 麗達，您何必喋喋，我是說真心話。今年春天我特別接近地注視了一下工人和農夫。工人讓農夫學自己的樣，進行得十分迅速，並且一般地說，生活在這圈子裏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很多粗暴的人，也有不少愚笨的人，但是應該懂得的，他們都懂得很清楚！我在他們中間自覺非常年輕……

麗 （嘆了口氣。）我不相信你，一句話都不相信！（走向樓梯。）

牙 （跟在她後面，摸着她的肩。）你聽我說呀，——這是什麼意思？那來的，突然……

麗 （振掉他的手。）並不是突然！遲鈍的人……我……不知道……我不能明白……（默默地看着他的臉。）你告訴我——用兩個字——什麼叫做法西斯主義？

牙 兩個字？這是……很難的……

麗 你不願意說，是嗎？

牙 （聳聳肩。）為什麼不願意？噯……你知道：生活就是鬥爭，大家都是互相吞吃，大野獸吃小野獸，小野獸吃更小的野獸。法西斯蒂是小野獸，牠們想變成大野獸，更小的野獸也想長大起來。大野獸

發生興趣的是讓小野獸長得肥些，小野獸發生興趣的，是讓更小的野獸肥起來。爲了這個……崇高的目的，所需要的正就是……那個現在存在着的制度，就是可以互相吞吃的完全自由，爲了這個自由需要私有財產制度，——野獸的秩序。布爾雪維克就是企圖消滅野獸生活的基礎，——私有財產制度……明白嗎？

〔麗琦雅默默地從樓梯上走下來。〕

牙（嘆了口氣。）法西主義裏一點新東西都沒有，這是很陳舊，很卑俗的禱告文……你要知道這個做什麼？

〔兩人下。走上露台的有：索莫夫，鮑戈莫洛夫，伊淑托夫。索莫夫捧着放有酒瓶的盤子，伊淑多夫拿着玻璃杯。然後索莫夫嚴肅地把通房間的門窗關上。鮑戈莫洛夫用手絹揩臉，揩頸。伊淑托夫——開始抽煙。〕

鮑 簡直透不過氣來。

伊淑托夫（以下簡作伊） 是的。麥子被太陽烤着。

鮑 你以爲會荒年嗎？

伊 據說會。

鮑 你知道，荒年倒也不壞，啊？（對索莫夫。）沒有外人嗎？

索 沒有。可是——大概——我們把什麼都談過了把？

鮑 已經判明：機器配備在積蓄着，建築，你明白，却停滯着，儘可能地停滯。

伊 這是不言而喻的。

鮑 然後：不清楚我們計劃的人……

伊 或者說——清楚，但是不喜歡……

鮑 或者說——太清楚，你明白不，要阻止這種人在同志們面前顯著出來。

伊 把他們從實際工作調去做事務工作。

鮑 你知道，並且要用另外一種方法。總而言之，要阻止住！

伊 對

索 這些話還要重說嗎？

鮑 不妨，你知道，不妨重說。（對伊淑托夫。）你，德米特里·帕夫

洛維赤（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有些那個，你明白嗎，有些過份顯示你的悲觀，實際上我們應該顯出我們是樂觀的人，明白不，相信同志們幻想的人……

索 他們並不愚笨，他們也有感覺。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幻想。

鮑 指什麼？

索 關於五年計劃的討論，社會主義競賽……

伊 用全速力跑是跑不遠的。

鮑 但是應該加鞭，知道不，——加鞭！一方面鼓勵一些人的幻想，同時並發展另一些人的懷疑，明白不……至於悲觀主義，在我們的地位是沒有位子的。

伊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但是，用腦袋去冒險的時候……

鮑 （激動起來。）你知道，腦袋是沒有特別價值的，假使腦袋是爲了讓野蠻人敲打的話！明白嗎，腦袋應該抬得高些，別讓野人的拳頭打到它！你明白不，應該記住，全國工業進步的領導是在我們手裏，總司令部——文化的——不是在克列姆里，而必須是設立是我們中間，——明白不！歷史擁護我們，應該知道，——歷史！我們面前有無限的可能。不能再讓律師●●當政了，政權必須屬於我們，屬於工程師——明白嗎？

伊 是的，在法國，過去是，現在也是律師當政，實在無能。

索 是資本當政……

鮑 合乎同志們的教義，你還可以說，政府是爲工業家服務的。但是律師罷工——什麼也不能改變，如果工程罷工呢？你想怎麼樣？諾——諾！你啊，親愛的，知道不，有些被維克多爾·牙羅畢戈夫的虛無主義傳染了。

伊 他是一個討厭的男人。

索 他却有才……

鮑 哦！

伊 他倒可以在同志們的報紙上寫寫小品文。

鮑 你明白不，他正巧就是應當阻止的人。你知道不，這樣的人應該安

●●這裏是指二月革命後的克倫斯基政府，因爲克倫斯基是律師。

排到公事房裏去，黏在公文紙上……

索 你忘記了，這樣的人——識字，會認出……

鮑 唔……我們更加識字。我們更加狡猾……

索 說話低點，這裏有人走着玩。

伊 在平日？

索 柵欄外面是通河岸的道路。今天李索戈諾夫又來了。

鮑 他也上我那裏去。他老是問，他的工廠什麼時候開工。

伊 工廠很糟。舊貨。

鮑 別嫌，別嫌！這工廠可以耗費三百萬。還可以更多一些。

伊 啊！你是用這個觀點看嗎？可是，用這樣的一份一份的小口糧來束縛大資本——這要多少時候！

鮑 可是，你知道，除了別的之外，這也是有益處的。除了別的之外！

小東西，看不出，但是，你知道，一羣蚊子也可以戰勝大熊！

索 李索戈諾夫有糖尿病。他快要死了，沒有承繼人。

鮑 我得到！

伊 有一個兒子！

鮑 兒子死了。你知道，我也有糖尿病。醫生不許喝酒，自然禁止接近女色，只剩下一種娛樂——玩牌……

索 牙羅畢戈夫來了。

伊 喝醉了吧？

〔牙羅畢戈夫上。〕

鮑 噯，我們該走了！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在月下散步了嗎？

牙 （喝過酒了。）一點也不錯。並且還是和一個姑娘一同散步。

鮑 和一個漂亮的嗎？幸福！昨天我也看見你，似乎是，廠長的姪女兒吧？

牙 一點也不錯，是跟她。

鮑 你很民主！怎麼呢？我們都很民主。

牙 原則是：「跟狼住，學狼叫。」

鮑 他總是這種，你知道不，很尖刻的話！奇怪的習慣！噯，走吧！啊，幾乎忘了！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親愛的！關於那青年——

他姓什麼？——的發明，你的結論……

牙 那一個？庫士聶錯夫（Кузнецов）還是齊別爾（Зибель）？
鮑 第一個。是樂觀主義的結論！你計算得不對。太樂觀了。請原諒！
我將在委員會裏反對。

牙 這是你的權利。並且是義務。

鮑 是的，是的，我要反對！

牙 我們來辯論一下吧。

鮑 祝大家平安！

〔他們走下，索莫夫送。牙羅畢戈夫喝一杯酒。〕

索 你不知道，我太太在那嗎？

牙 在河岸上，跟阿爾塞尼亦娃，吉林季亦夫在一塊，少共在那裏用網捉魚。

索 似乎，吉林季亦夫在追求那女教員吧？

牙 一般的說，男人都歡喜追求女人。

索 你老是喝酒嗎？

牙 我老是喝酒。

索 （在露台上跨着步。）你不覺得，這女教員對於麗琦雅有不好的影響嗎？

牙 給他起不好影響的，是沒有事做。你應該勸她做些什麼事情，做做割除文盲工作也好。

索 你勸一下吧……

牙 我對於她沒有權威。和雅柯夫談什麼了？

索 就是這……一般地，談談事務。

牙 我看，他想抹殺庫士聶錯夫的發明。

索 奇怪的懷疑！他會有什麼目的呢？

牙 惡意的滿足。

索 你上那去？

牙 我被邀請到特羅亦魯柯夫家去作客。

〔下。索莫夫在露台上踱步，停下，傾聽。走進房間，打開窗。吉林季亦夫，麗琦雅，阿爾塞尼亦娃，米莎，杜鑛莎上。〕

吉 沒有和平，麗琦雅·彼得羅夫娜，在全體勞動人民還沒有用全世界的羣衆力量撲向敵人的時候，不會有和平。

麗 你相信這一套嗎？

吉 怎麼不相信呢！不相信爲它而生和爲它而工作的東西，難道是可能的嗎？

阿 來，米莎，喝點酒……

米 我不喝！

阿 你把胸膛和兩腿擦一下，否則要受涼的。

米 生來就沒有受過涼……

杜 去！別逞雄……

米 呸，討厭！我難道是小姐嗎？

〔米莎和杜孃莎下。〕

麗 多麼可愛的孩子啊！

吉 這樣的勇敢的人我們有幾十萬。最近富農向一個人開槍，射穿他的右胸膛。他沒有知覺地被送到醫院，他回復知覺後的第一句話是：「我要躺很久嗎？」你知道，他怕趕不上工廠學校的招考，——看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有優良出品的青年。當然也有別頭，因爲「家家出壞種，」而且家庭是多麼大呀！

麗 冷起來了。卡佳（Катя，Катерина 的愛稱）你上我房間去嗎？

阿 不。早上六點鐘我要上城，應該預備一下，那裏舉行區教員會議。

吉 我也該回家了。祝你們康健？

麗 晚安。你要久待嗎？

阿 約摸五天。

吉 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那末你給我弄好了沒有？

阿 是的。我已經弄好了。

吉 好極了！

〔阿爾塞尼亦娃和吉林季亦夫下。〕

〔麗琦雅坐在露台旁的長椅子上，拿了一枝烟捲，但又把它折斷 拋掉。〕

索 （經過欄杆。）有些涼了，你就回家了吧。

麗 把披巾拿給我。

〔安娜·索莫娃，季多娃上。〕

季 你知道，他們怎樣活動？這裏有一個農夫，是繆夫，他的女兒生病了……

安 是的，是的，西郎季亦夫的，我知道的！

季 他們簡直把她偷去，抬走，好像抬到病院裏去了……

安 可怕！

季 大概她是少共團員。

安 完全是橫暴……是你嗎，麗琦雅？

麗 你不看見了嗎——是我。

安 尼古拉在家嗎？

〔索莫夫把披巾從窗子裏拋出來。〕

季 你好，最嚴厲的人！

索 請安。

安 上我那裏去，玩牌去。

季 好呀。請我喝茶嗎？

安 當然，假使女婢肯答應的話。你知道，我們現在是由用人作主……

〔安娜和季多娃下。〕

索 （對妻。）卸這裏來，倔強的人！涼啦！

〔麗琦雅去。索莫夫在露台上迎她，擁抱。〕

你跟吉林季亦夫和阿爾塞尼亦娃在一起了嗎？他是一個好心眼的人。他說些什麼？

麗 說得這麼多，我只明白了一半，還有一半又不記得了。杜孃步和他的姪女在那裏唱「我丟了戒子」，——句子很可笑，但是歌調很悲傷。

索 是只很蠢的歌。那個阿爾塞尼亦娃，——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麗 她說「是的！」說得很爽快，很沉重。說「不」，也很重。

索 你這是說易卜生（Ибсен）那個劇本裏的話吧！你說，你不覺得，她對於你有不好的影響嗎？

麗 不好？為什麼？

索 噯，她給灌輸悲哀的思想，並且一般地……

麗 不，這個我不覺得。至於悲哀的思想……那是鏡子給我灌輸的。

索 這是空話。你絲毫也沒有改變，反而更加美麗了。

麗 謝謝！但是我覺得，「我丟了戒子……」

索 這也是空話。我愛你不減往昔，我很愛你。

麗 我不是說愛情，我是說那連繫生活的戒子……

索 你看！這個無疑是從阿爾塞尼亦娃那裏傳染來的……

麗 你說你很愛我，說得多麼匆忙啊。

索 唉，你又落進你這新聲調了！你得知道，這是不行的！不，你必需
早早到外國去。我想秋天來辦這件事情……

麗 是我願意上外國去嗎？

索 這是使你散散心。即使你不願意去——也必須去。這要方便些。

麗 爲了誰？

索 爲了你。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可能發生大事變。這是我們自己說，
請你不要把這題材和女教員坦白地說起……

麗 別的題材呢？

索 一般地說，我請你跟她要謹慎，特別是在那種情形之下，假使她開
始問什麼的話。她問了嗎？

麗 她講，我問。

索 問什麼？

麗 關於兒童團，少共團，關於割除文盲……

索 你這發生興趣嗎？

麗 我不明白，年輕的，美麗的女人會在這中間找到什麼歡欣？阿爾塞
尼亦娃却找到。

索 這是叫化子的精神歡欣，麗達。

麗 我不是女叫化子嗎？

索 這算什麼問題？當然——不是！

麗 知道這一點，很高興。可是你是用多麼無聊的聲音說這話啊！

索 別用這……胡塗的聲調！

安 （自房裏出來。）阿里亞（Коля， Николай 的愛稱），你記得

副省長家狗的名字嗎？……

索 怎麼一回事？

安 哎呀，請原諒！你叫什麼！我忘了杜馬諾夫（Туманов）家那隻你所很愛的狗叫什麼名字。

索 茄里馬（Джалма）！茄里馬……

安 謝謝。你們似乎是在打吵子吧？

索 一點也不。你根據什麼？

安 假使我弄錯了，那就很好。你們兩人近來這樣容易動氣。這不好。
（下。）

〔索莫夫憤怒地抽起烟來。〕

麗 再說下去。

索 好。大事變不能避免……

麗 戰爭？

索 也許……

麗 然後再革命？

索 爲什麼革命？你是要說，政變……

麗 那末是，——革命回過來。反革命？

索 這是空話，——反革命。我告訴過你：現實就是爲政權，…爲進步，爲文化而鬥爭……

麗 是的，是的，我記得。我們接近的時候，你曾經說過這話……

索 別胡思亂想！你對於我還是一樣的接近。

麗 不過只在臥室裏。

索 你願意明白我嗎？

麗 哦，早就願意！

索 那末，你就明白一下！工人把政權奪去了，但是他們不會治理。他們的政黨在瓦解着，羣衆不瞭解它的任務，農民反對工人。一般地說——工人專政，社會主義，這都是空想，幻像，——我們，知識份子，正在用我們的工作無意地維持着這幻像。我們是唯一會，並且能够工作的力量，我們必須建設歐洲式的國家——在世代的文化基礎上建設強大的工業國。你在聽着嗎？

麗 當然。

索 銅匠，油漆匠，織工是無力維持政權的，學者，工程師必須握得政權。現實要求的不是油漆匠，而是英雄。你明白嗎？

麗 這是法西斯主義嗎？

索 誰告訴你的？這是……國家社會主義。

麗 法西斯主義，這是小野獸當政的時候，大野獸便去吃牠們，是不？應該讓更小的野獸長得肥肥的，是不？……

索 什麼胡說！那來的？

麗 維克多爾說的。

索 維克多爾？混蛋……但是——你不是看得出：他是一個醉酒的人，他在精神上墮落着，他已經一點也不明白現實了……

麗 你是大的嗎？

索 什麼？

麗 你是大野獸嗎？

索 你聽我說，麗琦雅，你是說什麼？你怎麼啦？

麗 我——不知道。你的臉色多麼蒼白，你的眼睛多麼兇惡……

索 我問……我必須知道——你怎麼啦？

麗 我——說：不知道。但是我覺得，你……是兩面派，還有那個討厭的老頭子和毛髮蓬鬆的伊淑托夫，和駝腰的人——你們都是兩面派……慢點，別抓我。我本來應該用另一種方法說，但是我沒有有力的字句，沒有有力的情感。

索 你變得歇斯里的了，——你看！這是因為你沒有孩子。

麗 孩子是你不要……

索 並且是因為你已經不愛我……我——知道！

麗 你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總是這樣：我把你當一個人和你說話的時候，你就領我到臥房裏去。

索 沒有的話！

麗 在一切小說裏都是這樣：女的把男的當一個朋友看待，開始和他說話，他就說：——把衣服脫掉！……

索 住嘴，麗琦雅！够了！你聽我說，——你得明白。你……並不笨，你

應該明白。閉嘴！…我是兩面派？是的！不這樣不行！爲了追求我給我自己所確定的那個偉大目的，不能不這樣生活。我，就是我！我是相信我自己力量，相信我自己使命的人。我是征服者的後裔…

麗 大野獸？

索 被征服者的角色，俘虜的角色——不是我的角色。鮑戈莫洛夫是個混蛋……

麗 你要做領袖，做拿破崙？做很大的？

索 滾……

麗 別叫……

索 麗琦雅！你所說的，對於我……有很大意義……有誰跟你宣傳了……要把你做成你丈夫的敵人……

麗 不，尼古拉，你不是大的……

索 你再敢開玩笑！

麗 可是你別叫喚啊！

索 你應該想一想……也許，這是阿爾塞尼亦娃……

麗 低點！有誰來了……

〔台後歌聲。兩人聽。索莫夫抽煙捲，手抖。他離開妻子，驚愕而怕懼地注視着她。〕

索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麗琦雅，你，突然……

〔聽得出，有兩個人，牙羅畢戈夫和特羅亦魯柯夫用「國際歌」的調子唱：〕

他把愛情完全當荒誕，

特拉——噠——噠——噠！特拉——噠——噠——噠——啊！

突然在他博學的眼前

她像幻像似的出現。

索 你聽見沒有？這就是維克多爾……

〔牙羅畢戈夫，特羅亦魯柯夫，跟在他們後面的是李索戈諾夫，他們三人都狠狠的喝了酒。〕

牙 夫妻雙雙明月下……先生——走吧！

特 噢，我多麼羨慕啊！

〔李索戈諾夫企圖登樓，坐倒在樓梯上。〕

牙 好極了，惡棍！麗陀赤卡（Лидочка，Лидия的暱稱。）——請原諒！謝謝上帝，我們喝過酒了！我們這樣快活地喝了酒……總而言之……喝了酒！歷史教員……作曲家——唱呀！唱第三調！尼古拉，聽呀！先生——，二！

特 「我們和舊世界分手，
把它的屍灰從我們腳上拍掉。」

索 請停止！……維克多爾——你明白嗎……

牙 一點兒也不明白！高興得要命！我不願意明白！

麗 （笑着。）維克多爾！你發瘋了嗎？

牙 一點不錯！高興得要命。爲什麼 好唱歌？難道有誰在沉睡嗎？

索 我求你……

特 請原諒……請讓我說明一下，我是唱歌教員，教——員！我對青年說：言語——是扯談！思想却永久是：旋律，有靈魂的基本音樂，是可愛的，古代的，不朽的音樂……

牙 （對索莫夫夫婦。）他這說得多妙！這並不是不聰明啊！老兄，他是這樣一個惡棍……

特 好，我說，我們剷除教會，但是教會的，教堂的，信徒團的思想……它仍舊是活着的！（笑。）活的！我教人支配聲音……發出呼聲。發出呼聲，把聲音，言語塞出去！——我教青年。

索 喂！噤了！

牙 不，他是狡猾的畜生！你得明白：把空洞的，赤裸裸的言語塞到生活裏去，啊？想得真高明，壞蛋！先生！你是壞蛋嗎？

特 是的！

牙 你看——他自己明白！有自知之明，老兄……天曉得，多麼有趣！麗達——有趣嗎？

麗 有趣得要命！

特 我是壞蛋，是的！做野人的奴隸——我不合適……

〔麗琦雅哈哈大笑。〕

索 （對特羅亦魯柯夫）從這裏滾出去！喝醉的傻瓜！

〔安娜上。〕

特 不，不是傻瓜！也不許侮辱我啊……

安 諸位！你們行樂行得太鬧了……

牙 生活的快樂支配了人……

特 看——安娜·尼柯拉亦夫娜，她知道，我沒有衰老！特羅亦魯柯夫沒有衰老！他還能夠鬥爭，他還會報復……人家擠壓他——他變得更加堅實！悲劇的行樂，安娜·尼柯拉亦夫娜。是深深絕望的，樂。

安 我明白，但是你別忘記，我們是生活在敵人的包圍之中。

索 我求你，維克多爾，——把這小丑領走！

牙 遵命。我也是小丑！沒有教養的人，跟我走！先生——開步走！唱歌。

特 我懇求……

牙 老兄，無論那一個一點兒也不肯給！唱吧！（唱。）

我們和舊世界分手

爬到床底下像小貓。

特 沙薩·巧爾納（Саха Черный）編的，天才的沙薩，最有才的！阿維爾成果（Аверченко）……也是有天才的！「諷刺家」^{①②}——啊？他們都在那，在那？誰都不在，什麼也沒有！都死光了

牙 唱呀，鬼蛋！李索戈諾夫，加料白癡？——開步走！

〔兩人走着，用進行曲的拍子唱。〕

又黑又光的蟑螂

悄悄地爬上籬木。

太太爲了牠不上

巴黎去，——快來白相！

牙（叫喊。）好極了！

〔牙羅畢戈夫和特羅亦魯柯夫下。〕

索（對妻。）去吧，麗琦維……

麗 不，我不去……

①②蘇聯革命後會出版一時期的諷刺雜誌。

安 這是誰？啊，這是李索戈諾夫。你不舒服嗎？

李 （跪下。）親愛的……

安 你怎麼啦？你為什麼？

李 敬愛的……你們工作吧！買吧。供給吧！我是多麼感謝你們啊……

麗 他要什麼？

索 喝醉了！我們應該結束了，麗達……

麗 結束什麼？等一會……

安 爬起來！

李 我不能爬。本來禁止我喝酒的，但是我——喝了！苦悶！一個人！本來有個兒子……是個下流坯，壞蛋……

安 尼古拉，幫他一把！

李 他去給他們效勞了……反對父親，反對人民！像隻狗仔似的，死了……累死了！生的癆病。他從小就有癆病。我的太太——大太太……他的母親，是個貴族，也有癆病……看是怎麼一回事！尼古拉
• 萬西里亦維赤……我求你，看上帝基督的面上……

麗 多討厭的人！

安 應該瞭解：他在難受！

麗 （對丈夫。）他懇求你什麼？

索 你不看見嗎，他喝醉了！

麗 清醒的時候呢？

安 尼古拉，來幫我拉一把呀……

索 喂，你！爬起來……

安 這麼粗！把他從樓梯上扶下去。

索 去……喂，你……

李 我的親愛的——工廠啊，工廠……你們裝修吧，到時候了！各處建造。什麼都買……

〔麗琦雅笑，〕

安 多麼不適當，多麼殘酷的笑啊！你的心多麼殘忍啊，麗琦雅。人們要發瘋了……

麗 你以為，我也發……（走進房間。）

安（用手指在她後面威脅着，喃喃地說。）等着吧！最後笑的人才是真笑。

索（走來。）麗琦雅在那？

安 我可憐的尼古里亞（Николя，即 Николай 的法文稱呼。）！這樣的生活……

索（切齒地說。）你要什麼？這都是你的……你的好朋友……（逃進房間。）

安 我的天呀……我兒子變得認不出了。我的天呀。

第四幕

〔仍舊是在索莫夫家。深晚。謝米柯夫在露台上坐着，寫字，嘴唇喃喃嚙動，屈指計算；他旁邊地板上放着一捲圖樣。杜孃莎端
着茶具自房間出。〕

杜 你還等着嗎，小白臉？

謝 「走向它某種秘密目的」……

杜 你在做詩嗎？你就給契丹亦夫那傻瓜編些小調吧。

謝 契丹亦夫是粗人，不是傻瓜。

杜 可是，對於傻瓜你又懂得多少！你就去編些什麼好笑的東西吧。

謝 我不愛好笑的东西。

杜 （向他吐舌頭。）啐——！你要愛也沒有什麼可愛。還說什麼——
我不愛……

〔麗琦雅上。〕

麗 愛誰？

杜 這個做詩的人。（下。）

謝 麗琦雅·波利索夫娜，你這本書讀過沒有？

麗 （拿起書來。）「精神結合的庇護」。沒有。這是什麼意思——精
神結合？

謝 這是一般的……論上帝的……

麗 你是信教的嗎？

謝 不是——爲什麼呢！但是他說：雖然不相信，可是應該知道。

麗 他是誰？

謝 唱歌教員。

麗 他，——大概，——是個怪物？並且喝酒？

謝 不，他是個很嚴肅的人……有教育的人。這本書我一點也不明白。
這裏有梅特林克（Метерлинк）^{①②}的序言，他直接說，這個雷

①② M. Maeterlinck, 1862——，比利時象徵派作家。

斯勃魯克(Рейсбрук)◎◎是用生僻的字眼寫的。

麗 是這樣嗎？

謝 是的。你看，我抄下來的：「直觀，這是沒有形像的知識，它總是比智慧高。」照我看，這是對的。思想很會擾亂創作，寫作的時候，若是想，怎樣可以寫得好。他說，假使不想，那就好了，只有傾聽自己靈魂的音樂，詩才會寫成。實生活中間什麼詩都沒有。

麗 這是他說的呢還是你說的？

謝 他。但是他說得不錯，據我看。不過我沒有形像，怎麼也不行。你看我寫的：

在雲層裏埋葬，
幾乎透不出光，蒼白的月亮，
一羣松樹黑壓壓的
走向它秘密目的。

麗 怎麼呢？似乎，——這並不壞。

索 (跑出。) 噫，親愛的，你來了，怎麼不通報一聲？

謝 我告訴杜孃莎了。……

索 把圖樣拿來……杜孃莎！你不是爲杜孃莎做事的。你可以去了。不，再等一會！

麗 你就來嗎？

索 是。馬上就來。(下。)

謝 我還抄了這一段：「藉智慧做手段，可以表示出許多高過於智慧的原理。但是這原理的理解，在沒有思想的時候，比在用思想做手段的時候容易得多。」

麗 (心不在焉地。) 是的……

謝 可是怎麼會沒有思想呢？可以看得出，就是狗也是在想着什麼的呀。

麗 (拭額。) 你知道不，謝米柯夫……

謝 我改姓了，改姓謝米奧柯夫。這樣對於創作要好一些。否則——謝米柯夫，庫士聶錯夫(Кузнецов，意爲鐵匠)，戈爾斯柯夫(

◎◎「精神結合的庇護」一書的著者。

Горшков，意爲壺或罐。）——還有什麼意思呢？

〔伊淑托夫和還有兩個人上，一個是胖子，一個是駝腰的；他們尊敬地，默默地和麗琦雅告別。〕

伊 我可以給你送牛油來。

麗 謝謝，我們有……

伊 安娜·尼柯拉亦夫娜說沒有。蜜糖有嗎？我可以送來。很好的蜜糖！

麗 我問問婆婆看。

伊 你們得知道：同志們在組織食物的飢荒……

〔麗琦雅以目視謝米柯夫。〕

伊 我，當然，是說農夫，他自己什麼都吃了。他生城市的氣，於是便吃牛油，吃雞子，吃肉，——什麼都吃！刺激我們，畜生。你們想沒有農夫過活嗎？你們不給釘子，花布嗎？那末我一粒穀也不給！哈——哈！好，再見吧！

麗 上城裏去嗎？

伊 不，我們在這裏過夜，在鮑戈莫洛夫家。我們要玩牌。我們的老頭子是最愛玩牌的傢伙。可以不給牛油他吃，可是一定要玩牌！大家平安！

麗 你今天很快活。

伊 事情進行得很好。事情進行得好極了！（下。）

謝 關於魚我也抄下了……

麗 什麼？關於魚？

謝 是說魚的鱗是不同的，所以人也不一樣。但是，鱗是衣服，就像上衣和托爾斯泰服①②……

〔索莫夫，鮑戈莫洛夫上。〕

索 你聽我說，親愛的，你做事很疏忽！弄錯了，連鬼都攪不清楚！你可以走了。請你明天來，十點鐘。

〔謝米柯夫急下。〕

麗 很整潔的一個小夥子……

①② 作家托爾斯泰常穿的一種農民式的工作服。

索 有些蠢。寫詩，並且……

鮑 在他這樣年齡，你知道，蠢倒是裝飾……

麗 你要喝點茶嗎？

鮑 不要，謝謝！是的，青年……是一個大問題。當然，青年有權穿褲子，戴領結，什麼顏色都隨便，但是很多人要求史多柳賓式的領結，啊！

麗 你開玩笑開得……很陰……

鮑 我們是生活在陰沉玩笑的時代！是的，我正要問：牙羅畢戈夫寫過信給你嗎？

索 一次。

鮑 他怎麼樣？好了嗎？

索 大概。

鮑 奇怪的事情，啊？噢，我走了！年紀大了，變得多嘴多舌了……晚安！（下。）

杜 （上。）茶鼎要拿來嗎？

麗 要。請。誰在那裏走着？

杜 卡吉林娜，伊凡諾夫娜跟菲克拉。（下。）

麗 （招呼。）卡佳，來喝茶……

阿 謝謝。過十分鐘。

〔阿爾塞尼亦娃和菲克拉下。〕

索 （送走了鮑戈莫洛夫。）你招呼她來做什麼？

麗 喝茶。

索 自從那次歇斯的里的場面之後，你，似乎，避免跟我對面相處……

麗 我們已經約好，不提起那事……

索 你不迴避，不嗎？

麗 你不看見嗎。

索 但是應該承認，麗達，無論如何，那天晚上，很痛楚地刺傷了我！我還是以為，這一位阿爾塞尼亦娃……

安 （上。）你說阿爾塞尼亦娃，是嗎？她想做吉林季亦夫這組人的餅頭，似乎，她已經達到這一點，還事情大家都在說着！

麗 比方說——季多娃。

安 這是一個有些鄙俗的，但卻是很聰明的女人！我們，當然；必須和各種下等人來往，但是，麗達，我完全沒法明白，你在這個乾燥的，有些蠢的女教員，並且可能是女間諜的身上能找到什麼有趣味的東西嗎？

麗 你還沒有放棄教育我的希望嗎？

索 繼續用這種聲調說話，你們會像往常一樣，相罵起來。

麗 我從來沒有跟誰相罵。

安 可是你却愈來愈加喜歡刺我……

麗 我不相罵，我開始想，這是我的短處之一。

索 够了，麗達！媽媽，你也……

安 你剝奪我的權利……

索 低點！她來了……你上那，麗琦雅？

麗 我跟她到河邊上去走走。

索 我希望，——不要走到半夜？

〔麗琦雅下。杜孃莎端茶鼎上。〕

安 杜孃莎，你們今天又在廚房裏開小菜場了……

杜 要我們說竊竊話嗎？

安 當然不是，但是你們這些……野蠻的歌！

杜 對於別人野蠻，對於我們可好聽。你們按時放我工，那就安靜了。我不是做八小時工，而是做十三小時。這是不合法的！（下。）

安 （倒茶。）生活破壞了。一切都破壞了。

〔索莫夫站在欄杆邊，看着樹林。〕

安 不管你怎麼說，尼古拉，你挑錯了太太！我警告過你。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的並且——請原諒——低微的玩意。可怕！可怕，尼古拉……烏伐洛夫（Уваров）這一家根本就是道德敗壞的人。她的父親是個自由黨……叔叔也是，雖然是個主教。自由黨主教！還玩意……我簡直不知道是什麼玩意！現在你啊，一個這樣能幹，這樣聰明，這樣有才學的人……我的天呀！

索 你說完了，是嗎？

安 別這樣兇，尼古拉！別忘記，你是跟母親在說話。

索 假使你能够的話，別作聲，聽我說，我不是一次告訴過你了，在我的地位，什麼都是無所謂的……

安 我希望，母親不是無所謂吧？

索 不是，但是她却從事可以毀喪我名譽的無所謂的事情。你的行為……非常滑稽，但是我不能用幽默的態度來看這種行為。

安 我不願意聽！你沒有權利來限制……

索 別用文法讀本裏的句子來說話……

〔非克拉上。〕

安 你要什麼？

菲 我們的那個投機家給抓去了，安娜·尼柯拉亦夫娜……

安 （畫一個小小的十字，幾乎看不出。）你看見不？這是一個誠實的，講道理的人。大概，弄錯了吧，非克拉……

菲 是的，弄錯了，據說；偷築場裏的木板，也不知什麼。這當然是他的事情，可是他今天本來應該送各種東西來下鍋的……

安 那有什麼辦法呢！再去找一個販子……去吧！

菲 （深思地。）這裏有一個女人，也是富農，不過是一個很壞的臭娘們！

安 請不要罵人！

索 你打誰那聽說被捕的？

菲 少共團員米蘇特卡（Мишутка，Миша的暱稱。）說的。

安 去吧，去吧……隨便去找那一個……

菲 那末，好吧！我只好去和這個臭……臭魚去說了。別的沒有呀。（下。）

安 你看，尼古拉，他們怎樣消滅人！西郎季亦夫本來是一個很有勢力的農夫。他，工人契丹亦夫，特羅亦魯柯夫……

索 是賊，是傻瓜，是醉酒的小丑，但是他們會連累你……他們會把你弄到很糟的地步……

安 我一生一世就從來沒有弄到很糟的地步。你應該明白，和你說話的人，不僅是生你的女人，並且是我們這一階層裏成千成萬被侮辱，

被輕視，被剝奪掉生活權利的女人中間的一個，——幾千幾萬中的一個！

索 是，是，很好！我告訴你……你得知道，國家經歷着艱苦的危機…

安 你不是和我說話，你是命令我。雅柯夫·安東諾維赤跟我說，這個人你應該……

索 （驚異。）鮑戈莫洛夫？他怎麼？

安 我什麼都知道，尼古拉！我知道他英勇的工作，他殉道者的生活，他是神聖的人，尼古拉！可是在你身旁的這位牙羅畢戈夫，你却這樣天真地，這樣孩子氣地信任他……雅柯夫·安東諾維赤——害怕死了！他怕牙羅畢戈夫會出賣你，出賣……

索 （帶着沉靜的怒意。）鮑戈莫洛夫……老混蛋……嘴快的傢伙……下等的貪官，這就是鮑戈莫洛夫！他說什麼了？

安 尼古拉！你要發瘋了嗎？

索 （抓住她的肩，振搖。）閉嘴！這是你發瘋！我關你到瘋人院裏去！明白嗎？你再敢跟雅柯夫說話！不准和任何人說話——聽見沒有？那一個……教員——不要招待！

安 尼古拉！你做什麼？清醒清醒吧！（哭。）

索 （把她推開。）你明天搬到城裏去。

安 你做胡塗事情！給布爾雪維克服務……你……

索 （劇烈地把她從椅子上拉起。）回到自己房裏去。明天上城裏去！聽見沒有？

安 放我！放……（走。在門口，回過頭來。）你激起我可怕的思想，——我要咒你死！

索 別演悲喜劇……够了！（安娜下。）他在露台上踱步。抽煙。火柴斷掉。停下來，傾聽。把火柴匣拋在欄杆外面。）

特 （在樓梯上，手裏拿着一根棍子，跛腳。）晚安

索 你要什麼？

特 火柴。（把匣子遞過去。）

索 什麼？

特 火柴掉了。

索 滾蛋！你——要——什——麼？

特 雅柯夫·安東諾維赤的字條。

索 (接過，讀，看他。)請坐。(看一眼字條。)噯，怎樣？鮑戈莫洛夫請你接充謝米柯夫的位子……這你知道嗎？

特 知道。

索 你教授歷史嗎？

特 教授書法，繪畫。對沒有知識的人却說，教過歷史。

索 是這樣嗎？(不立刻。)坐過監獄，是嗎？

特 兩次。四個月和十一個月。

索 當然是爲了信仰，是嗎？也就是說，爲了多嘴？

〔特羅亦魯柯夫默不作聲。互相看着。〕

索 太少了。要是我在國家政治局的話——關到索洛夫基(СОЛОВКИ)①去。判個十年。

特 你開玩笑還是侮辱？

索 你覺得怎麼樣？

特 好似，你想侮辱。

索 噯，那有什麼呢？

特 這可是白費勁。我被侮辱廢光到這個地步，甚至於侮辱來了，我也不會鑽了。你給我工作做嗎？

索 不。

特 可以問——爲什麼嗎？

索 你可以問，但是我不回答。

特 再見。(站起。)就這樣去告訴雅柯夫·安東諾維赤嗎？

索 你這樣去告訴……不過——等一會！你有能耐坦白說話嗎？

特 這要看說什麼，和誰說。

索 說你自己，和我說。

特 爲什麼？

索 看是什麼？我沒有想像你是這樣的人。好奇心，你早就認識鮑戈莫

①蘇聯革命後在白海索洛夫島設集中營，錮禁反革命份子，這集中營便稱爲索洛夫基。

洛夫了嗎？

特 五年了。

索 你關於他，怎樣看法？可以知道嗎？

特 老頭子，不很聰明，憤世，不謹慎……

〔索莫夫默默地看着他。露台後面有阿爾塞尼亦娃，麗琦誰的說話聲。〕

我可以走嗎？

索 不。到我房間裏去……你，好似……是一個並不笨的人，啊？

特 我沒有根據可以認為自己是傻瓜。

索 並且是一個很不錯的演員？

特 所有的人都是演員。

〔兩人下。女人們上。〕

阿 我不知道，我該怎樣幫助你。

麗 我也不知道。

阿 你意志太薄弱了。

麗 這我倒知道。我們喝茶不？

阿 好。並且沒有孩子。

麗 他——不要。並且我可以當什麼母親呢？

阿 他很自私嗎？

麗 他愛權勢。並且是個冷淡無情的人。一般的說……他不大像，——完全不像我在出嫁以前所看見他的那個樣子。

阿 你很愛了一陣嗎？

麗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也許，我不過想快些出嫁。父親恨革命，恨工人，恨一切……也恨我。他變成這樣可怕的人。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有時候我覺得，他要殺死我。他說：假使不是你，我便和他們打架了。你記得他嗎？

阿 模模糊糊。

麗 他在夜裏禱告，喃喃地說：「天呀，懲罰吧，懲罰吧！」在他沒有睡着之前我不能睡着。早晨我醒來，他坐在沙發上，這樣的看着我。我連動都不敢動。

阿 離婚吧，麗達，和我去住，我有一個小孩，是領來的，是個沒有人教養的，很好玩，很有天份。

麗 我是這樣一個……卑鄙東西！你知道，我甚至於在鏡子裏看到自己都討厭。這樣可恨的，別人的臉……

阿 （撫摸她的肩，頭）別說了。

麗 夜裏想起自己特別嫌惡。他喜歡臥房裏點着火，你明白嗎？他是這樣敏感的人，並且傳染我。然後——你想想看：做一個女人是多麼不幸，多麼恥辱啊！

阿 我跟你在一塊很悲哀……

麗 悲哀？僅僅？

阿 你曾經是這樣……光明，這樣爽直的人，曾經這樣嚴肅地讀書，思想。

麗 但是我那時就把自己看做是低微的女人。現在更加低微……更蠢，更不幸了。

阿 麗達，我沒有……柔和的句子，我不會安慰人。

麗 你向來是這樣。

阿 我誠心地……真誠地愛那些——你看見的——建造新生活的人。除了他們之外，所有別的人我已經不瞭解了。我有時候甚至於連自己都不瞭解。我羞於回憶，我從前怎樣會不像現在這樣想和這樣感覺。

麗 你說得多麼熱烈啊……

阿 像德羅士陀夫，吉林季亦夫這些人確實是新的人。他們處在危險的地位，他們的敵人比朋友多。

麗 工人這樣可怕地把一切都簡單化。

阿 他們是把真理簡單化……

阿 有誰來了？

牙 （穿着獵人靴，肩上背着雙管槍，手裏領着皮箱。）對不住，太太！我，似乎，打破抒情場面了吧？有茶嗎？噢，快些給我茶！剛演完「伊哥爾公爵」（Князь Игорь）^{①②}歌劇——看不出嗎？

①② 鮑羅廷作。

阿 你的腦袋怎麼樣？
牙 照常動腦經：很天才！
麗 還痛嗎？
牙 有一點。與其說是爲了禮貌，不如說是爲了必要。
麗 你……您上那去了？
牙 樹林子裏。離開最近的車站六十三公里。森林。風吹倒的樹，雨打斷的樹枝，腐爛的樹葉，總而言之，樹林裏的一切寶貨，那裏除了樹神之外，誰都不作主。開闢鐵路支綫，是很苦的工作，但是很快樂！尼古拉在家？（他一面講，一面把槍拿下，放在屋角裏；從口袋掏出一支手槍，把它放在窗台上，用帽子蓋着。）
麗 似乎，您被什麼事情驚慌着吧？
牙 自己跟自己閒磕牙，——您激着怎樣說？
阿 噫，麗達，我去了！
麗 稍爲再坐一會。
牙 這不是我嚇您嗎？
阿 噢，不，我不是害怕的人。
麗 坐一會！
牙 我去，瞧瞧看，尼古拉在那。（下。）
阿 他多麼生氣勃勃。
麗 不，他不過話是這樣說，其實他是一個不幸的人，假裝着吧了。我知道他。他是被什麼事情驚慌着。他假裝，但是又不會裝。說謊也不會。
阿 青年們很愛他。
索 他常常給自己，給大家閒磕牙。他本來是娶的我丈夫的堂姊妹，但是她跟一個什麼英國人上西伯利亞去，並且死在那裏了。你的丈夫是怎樣一個人。
阿 壞人。
索 也是？
阿 （笑。）啊，你……你還是孩子！我的丈夫是一個新聞記者，十月革命之後，他顯出是那樣一個人，我們只得分開了……

麗 他在那裏？
阿 內戰時打死了。他是白軍，柯爾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④⑤}派。
特 （急急自房間走出，抓了棍子，）對不住！（跑下樓梯。）
麗 討厭的人。
阿 是的。很。
索 （從房間裏。）麗！
麗 什麼？
索 來一會！
麗 （下，很快的又回來。）到我樓上去……
阿 我該回家了……
麗 不，——去！你今天跟我說話說得這麼好！
阿 我住得遠。
麗 （拉她走。）是的，離我很遠，很遠！但是我是這樣願意跟你待在一塊。

〔下。一分鐘後，索莫夫上，牙羅畢戈夫跟在他後面。〕

索 這裏便利些。
牙 什麼便利？（倒茶。）
索 總可以看見，有誰出進……
牙 有這樣的舞劇：「徒然的謹慎」。（盪了手。）哎呀，媽的……
索 你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太太嗎？
牙 我跳到露台上，當着這個女教員的面，像賣報小孩似的叫道：「撲波夫從外國回來，在車站上被捕了……」
索 （踱步。）從我們中奪去像他這樣的人，是同志們解除自己的武裝。
。結果大家都要反對他們。
牙 你以為？唔……
索 鮑戈莫洛夫會很慌張……
牙 老頭子發胡塗。把工廠造在樹林裏。該造在靠近鐵路三十公里的地方，乾燥的地方。總而言之，他工作進行得不很高明，手脚不乾淨。
。等同志們知道了會恥笑他的。他們不久就會明白，他們中間已經

④⑤ 內戰時和田尼金等齊名的白俄將軍。

出現非常精明的青年。

索 我沒有發覺。

牙 你從計劃和公文堆後面看不見人。（煙場。）你不該把我從活的事情裏抽出書來。在實際工作中我覺得比較好些，酒也喝得少些。你們這裏是低氣壓的氛圍氣，還有……老是要打噴嚏，但沒有地方可打。

裏 維克多爾！當汽車撞到你的時候……

牙 那天不記得了。

索 我不是說這個。汽車夫沒有引起你任何懷疑嗎？

牙 我懷疑他是一個醉鬼，一個白癡。清醒的時候不肯開駛滅了燈的車子。

索 奇怪，你沒有注意到汽車夫，誰是和他坐在一起的……

牙 當汽車開到人身上去的時候，人首先注意汽車，然後是汽車和他的肚子相撞，然後他發現他被拋在人行道上，他的腦袋很不愉快地撞在堅硬的身體上。之後，那人暫時失去發現什麼的能力。等到醒過來的時候，很事務地想一下，他傷得怎麼樣？在這一切情形之下，都沒有時間去認識車夫。

索 這很滑稽，維克多爾，但是……

牙 爲什麼你想起這事情？……

索 你知道——請你原諒！但是我覺得，根本就沒有汽車，不過是你摔倒了……

牙 好似喝醉了的樣子？這一點我倒同意。

索 這裏還老是尋找汽車夫，這位……德羅士陀夫同志，一定，懷疑是流氓行爲，也許……

牙 我必須聲明，這是我自己，吃醉了酒，撞到汽車上去的嗎？那有什麼呢，可以聲明的。但是那個扶我起來的公民……

鮑 （急急忙忙的走來，腋下夾着傘，低聲地說，喘着氣，口吃着。）
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真是撲波夫嗎，啊？

牙 真是他。

鮑 你知道，多麼奇怪？並且爲什麼，啊？

牙 這可不明白。你爲什麼拿着傘？

鮑 防備狗的。我以爲是棍子。這是怎麼發生的？

牙 很簡單：有人迎接他，這種人是專在這種情形之下接人的……

鮑 在什麼情形之下？

牙 就是在這種要捉人的情形之下……

索 聲音別這麼高，維克多爾……

鮑 應該？——應該……有理由？

牙 大概，他們有理由吧。

鮑 （憤恨起來。）你開玩笑！你若是開玩笑……

牙 習慣。是老天爺賜給我的。

索 雅柯夫，安東諾維赤，我要跟你說幾句話……

阿 馬上，等一會！（對牙羅畢戈夫。）那末，是等着了……還是怎麼的？

牙 並且押去了。

鮑 說什麼沒有？

牙 沒有聽見。

鮑 他有公事皮包嗎？有行李嗎？

牙 我是什麼人？是管行李的嗎？我看見，樸波夫很客氣地被押走，而他呢……就走着！沒有什麼別的！

鮑 很客氣！哎，你說得多不好呀！你沒有伙伴的情感！你——不明白——抓去了什麼人！什麼人！

牙 我說過了：抓去的是樸波夫，你認識他嗎，啊？那不就算了嗎？你還向我叫什麼？根據什麼權利？

鮑 年長同志的權利……我就來，索莫夫，我就來！——別爲這種無法無天生氣……

〔索莫夫向他耳語。〕

是……我就來！請你原諒，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但是……我是年紀大的人，所以憤慨，知道不！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應該去告訴伊淑托夫……

索 是的，但是我沒有什麼人可派……

鮑 等一會……應該在這裏……（喚喊。）基里克·葛冷基納赤（Кирик Валентиныч）你在那？（跑下樓梯。）

〔特羅亦魯柯夫從樹後走出，他們耳語。牙羅畢戈夫驚奇。索莫夫皺起眉頭來，監視他們。鮑戈莫洛夫回來。〕

去吧！着什麼急……年紀大了……

〔鮑戈莫洛夫和索莫夫下。牙羅畢戈夫用手指擦擦眼睛，摸摸後腦，撚撚鬍子，喃喃地說了些什麼，拿起皮箱，槍。〕

菲 （上。）您好，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你來了嗎？

牙 （好像在夢中。）看來……是來了！生活怎麼樣，最賢慧的女人？燒茶煮飯，給他們吃，便是全部生活！要錢，不知跟誰要，老主人把門鎖上了，不讓人上她跟前，少主人——對於菜飯不感興趣……擦傷的地方好了沒有？

牙 完全好了。討老婆都可以了……

菲 討老婆是於你最有益處的事情。娶個年輕的女人吧，你是一個快樂的人，跟你在一起，新娘子也不會悶得慌。

牙 （要走。）那末我就這麼辦……

菲 （收拾桌子上的碗盞。）我們這裏却都是打吵子，抓人。投機家西郎季亦夫被抓去了，還有契丹亦夫，聽說沒有，他們偷築場裏的材料偷慣了。這是多麼壞的習慣啊——偷東西！噯，西郎季亦夫——那是狗東西！可是工人不該偷呀！得想想，偷誰的東西？自己偷自己的。

牙 （把皮箱放在地板上。）對了！你說，契丹亦夫抓去了嗎？

菲 是的，是的。聽說，好似……是喝醉的時候被抓去的，因為開車開到人身上去了，——是他撞的你嗎？

牙 不——是……開車開到人身上去，這不是很多嗎。

菲 現在你有起心事來了。

牙 乏了，一定是。

菲 那末去休息休息，休息休息……（把碗盞拿進房開。）

〔牙羅畢戈夫讓路給她，鮑戈莫洛夫從門裏跑出來，撞着菲克拉。〕

鮑（喘氣。）不，這不可能。我——抗議！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這是你的計劃！我反對！這是你……跨過地理的和常識的界限！
索 讓我提醒一句，牙羅畢戈夫不知道……

鮑 我不信！你冷靜地描寫嗎？我連冷靜也不相信！怎樣，維克多爾·巴夫洛維赤？開過玩笑了嗎？高妙得很！

牙 怎麼一會事，尼古拉？

索 你不看見——雅柯夫·安東諾維赤很狼狽。

鮑 我？狼狽？胡說！我——憤慨。我——年紀大了，年紀大了——什麼也不怕！（用哭泣的聲音。）年紀大了……丟也沒有什麼可丟的了……是的！

牙 顯然，在這種親密的談話裏第三個人是多餘的。（下）

索 讓我們來平心靜氣地討論一下……

鮑 平心靜氣地？在你說了這樣的話之後？不，你知道……

索 你做了一大批的蠢事……

鮑 我？你是誰？你……自認爲是拿破崙嗎？對不住……媽的！這是不行的！

索 等一會。

鮑 我沒有什麼等你的了。

索 不是等我的……住嘴……聽？

鮑 什麼？聽什麼？

〔索莫夫——迅速地把手伸進袋裏，透過牙齒低聲地喃喃着。鮑戈莫洛夫站起來，雙腿搖晃直向國家政治局的四個警員走上露台。〕

警員（以下簡作警。很禮貌地。）是尼古拉·萬西里亦維赤·索莫夫嗎？

索 我是。

警 你被捕了。把手伸出口袋。你是誰？

鮑 雅柯夫……鮑戈莫洛夫。雅柯夫·安東諾夫……鮑戈莫洛夫……

警 你也被捕了。你住在這裏嗎，不？

鮑 我是……偶然。就是說——來作客的。這逮捕……顯然是誤會……

警 這裏應該還有一個……牙羅畢戈夫，羅克多爾·巴夫洛夫，

牙 （在門裏。）他在這裏。

警 你也在被捕之列。

牙 不愉快。

警 （笑。從來沒有發覺，這種事情對於被捕的人是愉快的。

牙 沒有發覺？那可怪了。

警 （對索莫夫。）你的辦公室呢？

索 我在這裏不存文件。

警 反正我們必須搜查一下。

索 請。（坐到窗台上。）

警 你不願意指明你的辦公室在什麼地方嗎？

索 你們不是要搜查整個別墅嗎？辦公室就在裏面。（摸到牙羅畢戈夫帽子下面的手槍。）

警 好。你在搜查的時候拒絕在場嗎？同志們，在那裏佔住。（坐到桌子跟前，從皮包裹拿出文件來。警員的數目漸漸增加起來。）

牙 （抓住索莫夫的手。）噯，噯，這個，老兄，不是玩意！（奪下手槍。）並且保險機沒有拔出的時候，不能放。（警員之一拿去他的槍。）你們別以為他要開槍打你們。

（在桌子跟前。）不，我們沒有想到這個，請放心。

〔鮑戈莫洛夫坐着，他的姿勢像一個打頓或是深思的人。索莫夫旁站着兩個警員。牙羅畢戈夫坐在欄杆上，抽起烟來，注視着大家。〕

索 （對牙羅畢戈夫。）你是……豬獃！

牙 （安靜地。）因為我不承認你有自滅權嗎？不，這是他們的權利……

〔安娜，阿爾塞尼亦娃，麗琦雅從房間裏出來，一個警員伴着她們。〕

安 （從着牙羅畢戈夫的話。）怎樣，尼古拉？我對你說過，我說過！

人 你究竟說過什麼？

索 這是我的母親……她精神上有毛病。

安 尼古拉！你說什麼！

〔鮑戈莫洛夫站起來，也衝到前面去，要說些什麼，但是向索莫夫揮了揮手，又坐下。〕

麗（低聲地。）尼古拉……這是真的嗎？

索 別着急。

麗 不……維克多爾——這是什麼意思？

牙 我想——是剷除少識字的文盲……

安 下流的小丑！

〔麗琦雅想抓桌子上牙羅畢戈夫的手槍，阿爾塞尼亦娃拉住她的手，警員把槍拿起。〕

牙（驚。）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你不是不會開槍嗎！

麗（叫。）我要……我一定要打死自己……我是小野獸……我有權……

安 別裝假，——你！歇斯的里！

阿（對警員。）可以領她走嗎？

索 自重一點，麗琦雅！

麗 不，尼古拉……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受不了……

警（對同志。）把她帶到房間裏去，你也留在那裏。

麗 卡佳，——別把我放下……

〔菲克拉，杜孃莎，警員向她和阿爾塞尼亦娃迎面走來。〕

菲 天呀，多少人啊！你們好，同志們！

杜（對警員。）別推！我沒有被捕！

警 我是無意……

菲 維克多爾·巴夫柳赤，——呵！難道你也被抓起來了嗎？

牙 已經。

菲 噯，你，大概是，爲了喝醉酒的案子吧！

警 別鬧，老太婆！

菲 難道我鬧了嗎？我也沒有被捕啊。

杜 是我們的政權，你們却來推推撞撞的。不識事務的人！

菲 你還是白噪吵，同志。

杜 用人不用爲主人負責……

警 够了！

菲 那末，我們就不作聲吧，杜孃莎……

〔手領皮箱的警員把特羅亦魯柯夫解到露台上。鮑戈莫洛夫看見他，站起來，兩腿搖幌。〕

警 這位公民拿了皮箱想逃走……

特 我是在樹林裏揀到的……

鮑 這隻……皮箱……這個人……

警 公民，別着急！……我們會弄得清楚：這個人是誰，這皮箱裏有什麼……

〔鮑戈莫洛夫、鼻子裏哼了一聲，倒下。〕

菲 哎呀，你們看呀，小老頭子……

安 （畫十字。）看……

索 （懷着希望，幾乎懷着歡欣。）死了？

〔人們在鮑戈莫洛夫周圍張羅着。特羅亦魯柯夫向索莫夫作了一個暗號，索莫夫笑了一下。燈熄滅。〕

警 誰熄燈的？點燈？他怎麼啦？

牙 一定是打了一下。

警 那個抓來的領皮箱的人呢？

〔兩個警員押解特羅亦魯柯夫上露台，其中一個說：「這人想逃走。」〕

特 沒有的事！我不過是在暗地裏摔到欄杆外面去了……

警 你倒摔得真巧啊！派汽車去請醫生，再叫救急汽車。工廠裏有這樣汽車嗎？快！那裏搜查得怎麼樣？（對特羅亦魯柯夫。）公民，你姓什麼叫什麼？做什麼事情？

特 基里克·萬冷金諾夫·特羅亦魯柯夫，唱歌教員。

М. Горький

СОМОВ И ДРУГИЕ

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8

2-ое издание

索 莫 夫 及 其 他

著 者	高 爾 基
翻 譯 者	林 陵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У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版

一九四八年七月再版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including a large loop and the characters "25" and "21".

時代出版社北平分社
社址：北平 德安里 德泰里 大觀
電話：一六六〇